

成大歷史學報

第五十號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中華民國一〇五年六月

2016.6

臺灣 臺南

成大歷史學報

第五十號

中華民國一〇五年六月

東亞文化圈視野下朝鮮後期對澳門的認知	羅樂然	1
望見流求：從福建沿海觀測紀錄論宋元明人的臺灣認識	黃樹仁	37
明代文人獄中經驗的書寫：以政治案件為考察核心	連啟元	85
明清文士周京生平及其入清後游幕考	王 兵	121
旅行書寫與跨界遊移：論竹添進一郎的漢文中國行紀	葉楊曦	153
以「維新」為例論陽明學在日治臺灣的傳播現象	林以衡	203
道成肉身的政治詮釋學： 丁光訓的福音書詮釋、耶穌形象及其挪用	王志希	255

Cheng Kung Journal of Historical Studies

No. 50

Jun, 2016

Essay

Late Chosŏn's Understanding of Macau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ast Asian Cultural Circle	Lok-yin Law	1
Sighting Liuqiu: Fujianese Knowledge of Taiwan in the Song,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Huang, Su-Jen	37
The Prison Writings of Ming Dynasty Intellectuals: A Study of Politically Motivated Legal Cases	Lien Chi-yuan	85
A Study of the Ming-Qing Intellectual Zhou Jing and His Career as an Advisor after 1644	Bing Wang	121
Travel Writings and Trans-boundary Movements: Takezoe Shin'ichirō's Chinese Travel Writings on China	Ye, Yangxi	153
The Dissemination of Yangmingism in Taiwan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with the Example of the Concept of Reform	Lin, Yi-Heng	203
Toward a Political Hermeneutics of Incarnation: K. H. Ting's Interpretation of the Gospels, Images of Jesus, and Their Appropriation	Wang, Zhi-Xi	255

望見流求： 從福建沿海觀測紀錄論宋元明人的臺灣認識

黃 樹 仁*

摘 要

本文嘗試重建宋元明三代福建沿海居民透過實地觀測所得有關臺灣的地方知識，藉以釐清古代中國人對臺灣的認識。

宋人記載從澎湖與福州外海望見流求，明人記載從福州鼓山望見琉球。此等記載常被史家視為無稽傳說而未深究。但今人觀測記錄與照片已確認，從澎湖可在極晴之日望見臺灣群山連綿成一體。現代測量學亦指出，福建中北部沿海可在極晴之日望見臺灣高山之巔。宋代以來澎湖與福建中北部沿海多處望見流求的長期記錄，與現代觀測知識相加，使我們可確認宋元福建人對他們稱為流求、琉球的臺灣有相當清楚的地方知識。

明初臺灣被明廷改稱小琉球，明清福建方志裡望見流求的記載逐漸改為望見琉球，再改為小琉球。可回推宋代望見流求的紀錄屬實，以及明代之小琉球確是宋元之流求、琉球。

更有甚者，臺灣高山連綿全島成一體，長年在臺灣海峽活動的福建海員不時望見，必然知道臺灣是一個大島，而非數個小島。

然而，傳統農業社會文字使用不普及，傳播不便，士人與農漁之間階級界線分明，且直到明末臺灣在政治經濟上對中國毫無影響而不受重視。因此，福建沿海居民有關臺灣的地方知識並不易傳入朝廷與文人的主流文化裡。這主流文化與地方知識的差距表現在史書有關流求、琉球的記載稀少、含糊，甚至錯誤。

關鍵詞：流求、琉球、小琉球、福建、鼓山、澎湖、地方知識

* 國立臺北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投稿日期：2015.02.12；接受刊登日期：2016.01.15；最後修訂日期：2016.06.24

Sighting Liuqiu: Fujianese Knowledge of Taiwan in the Song,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Huang, Su-Jen^{*}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cords of sighting Liuqiu in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construct the Fujian coastal inhabitants' knowledge of Taiwan in order to clarify ancient Chinese knowledge concerning Taiwan.

There are Song records about sighting Liuqiu from Penghu and Ming records about sighting Liuqiu from Gu Mountain of Fuzhou. Historians view such reports as unfounded legends and do not bother to investigate them. Yet contemporary photos show Taiwan indeed can be seen from Penghu, while modern geodesy indicates the possibility of seeing the peaks of Taiwan mountains from the central-northern coast of Fujian and from Gu Mountain when the air is unusually clear. These ancient reports of sighting Liuqiu, supported by contemporary photos and geodesy, allow us to infer that Fujianese during the Song,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actually possessed substantial knowledge of Taiwan.

Taiwan was renamed Little Liuqiu in the early Ming. Indeed, the Ming-Qing Fujianese gazetteers changed their reports of sighting Liuqiu (流求) to Liuqiu (琉球), and then to sighting Little Liuqiu. These changes confirm the Song sighting reports, and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Received February 12, 2015; accepted January 15, 2016; last revised June 16, 2016.

indicate that what the Ming called Little Liuqiu was indeed what the Song called Liuqiu.

Furthermore, the high mountain range that runs through Taiwan must have led ancient Fujian seamen who sighted it to understand that Taiwan was a large island rather than several small islands.

However, low literacy rates, social barriers between peasants-seamen and intellectuals in traditional China, and the politico-economical insignificance of Taiwan until the late Ming all prevented Fujianese local knowledge about Taiwan from being absorbed into the official knowledge of the imperial court and mandarins. This gap between local knowledge and official knowledge led to the sparsity and inaccuracy of historical records concerning Liuqiu (流求) and Liuqiu (琉球).

Keywords: Liuqiu (流求), Liuqiu (琉球) Little Liuqiu, Fujian, Gu Mountain, Penghu, Local Knowledge

壹、前言

臺灣與中國大陸東南沿海僅一水之隔，卻直到明末才在中國史書上有明確無疑的記述。臺灣之遲於進入歷史，未免令人困惑。

臺灣究竟何時進入中國人的視野？歷代中國人對臺灣一島究竟有何認識？到現在仍是臺灣史的爭議題目。

若從寬解讀史料，則《漢書·地理志》言會稽海外有東鯤人，¹《後漢書·東夷列傳》提及東鯤、夷洲、澶洲，²《三國志·孫權傳》記載衛溫征伐夷洲、亶州，³乃至《隋書·東夷列傳》記載朱寬與陳稜先後征伐流求，⁴都可能指涉臺灣。《宋史·外國列傳》更明確言：「流求在泉州之東，有海島曰澎湖，烟火相望」；⁵《元史·外夷列傳》更進一步指出：「瑠求在南海之東，漳、泉、興、福四州界內，澎湖諸島與瑠求相對」。⁶著作《島夷誌略》⁷的元人汪大淵（1311-1350）也親自登臨過泉州晉江縣澎湖之東的琉球。這些記載似乎指向宋元人以流求、瑠求、琉球之名對臺灣有相當認識。但寥寥數則史料並不足以建構明確的圖像。

有關琉球無可置疑的記載始於明代。但明代以來所謂琉球是指琉球群島，即今日本之沖繩。

因此，有關明代以前古人所謂夷洲、流求、瑠求、琉球到底是指臺灣或今琉球群島便成為中外學界的爭議題目。有學者認為是指臺灣，有學者認為是指今琉球群島。更有學者認為夷洲、流求是古人對臺灣與今琉球群島的共稱。這爭論已歷百年，

¹ 班固（東漢）著，顏師古注，楊家駱主編，《漢書》（臺北：鼎文，1986），卷 28 下，〈地理志第八下〉，頁 1669。

² 范曄（劉宋）著，李賢等注，司馬彪補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後漢書并附編十三種》（臺北：鼎文，1981），卷 85，頁 2822。

³ 陳壽（晉）著，裴松之注，楊家駱主編，《三國志》（臺北：鼎文，1980），卷 47，頁 1350、1383。

⁴ 魏徵（唐）等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隋書附索引》（臺北：鼎文，1980），卷 81，頁 1822-1825。

⁵ 脫脫（元）等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宋史并附編三種》（臺北：鼎文，1980），卷 491，頁 14127。

⁶ 宋濂（明）等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元史并附編二種》（臺北：鼎文，1981），卷 210，頁 4667。

⁷ 汪大淵（元）著，蘇繼庠校釋，《島夷誌略校釋》（北京：中華，1981），頁 13-17。

迄今無解。國內學者曹永和、周婉窈、杜正勝諸氏都曾先後對此辯論做了清晰的介紹與評論，⁸毋庸在此重述。

在承認無人可以輕易解決上述有關宋元所謂流求、琉球究竟是指臺灣或今琉球群島的爭議的前提之下，本文主旨在於重建宋元以來福建沿海居民透過實地觀測所獲對流求、琉球、小琉球的地方知識，並指出此等地方知識難以傳入朝廷與文人的主流文化，因此也難以反映在傳世史料上，希冀可以對上述爭議有所貢獻。

貳、史籍上的流求與琉球

一、宋代以前

中國古籍有關東方外海島嶼的記述而可被解讀為疑似臺灣者，最早應是《漢書·地理志》言，吳地「會稽海外有東鯤人，分為二十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⁹繼之《後漢書·東夷列傳》言，「會稽海外有東鯤人，分為二十餘國。又有夷洲、澶洲……人民時至會稽市。會稽東冶縣人有入海行遭風，流移至澶洲者。所在絕遠，不可往來」。¹⁰

《三國志·吳志·孫權傳》更記載：

黃龍二年(230)春正月……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澶洲。

澶洲在海中……其上人民，時有至會稽貨布，會稽東冶縣人海行，亦有遭風流

⁸ 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臺北：聯經，2000)，頁 333-358，見頁 334-340。周婉窈，〈山在瑤波碧浪中——總論明人的臺灣認識〉，《臺大歷史學報》，第 40 號(臺北：臺灣大學歷史學系，2007)，頁 95-104。杜正勝，〈台灣歷史圖像的表層和內裏——特就流求論〉，《臺灣風物》，63：3(臺北：臺灣風物雜誌社，2013)，頁 19-28。

⁹ 班固(東漢)著，顏師古注，楊家駱主編，《漢書》，頁 1669。

¹⁰ 范曄(劉宋)著，李賢等注，司馬彪補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後漢書并附編十三種》，卷 85，頁 2822。

移至亶洲者。所在絕遠，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數千人還。¹¹

《隋書·東夷列傳·流求國》則記載：「流求國居海島之中，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並言大業三年（607）煬帝令羽騎尉朱寬入海求訪異俗，因到流求國，掠一人而返。¹²《隋書·陳稜傳》更記載，陳稜與張鎮周於大業六年（610）率東陽兵萬餘人由義安泛海征流求，虜數千人而歸。¹³

二、宋代流求記載

宋代開始出現較明確的流求記述。而此等記述往往與澎湖有關。樓鑰〈汪大猷行狀〉與周必大〈汪大猷神道碑〉都提到，乾道七年（1171）汪大猷（1120-1200）任泉州知府，因海中島嶼平湖受島夷毗舍邪侵擾，而在平湖駐軍，並剿滅來犯之毗舍邪。¹⁴宋理宗寶慶元年（1225）泉州市舶使趙汝适（1170-1231）撰《諸蕃志》，除轉抄《隋書》資料於〈流求國〉條目外，另有〈毗舍耶〉條。他說泉州晉江縣之澎湖與毗舍耶密接，煙火相望，常受寇掠。淳熙年間（1174-1189）毗舍耶甚至侵

¹¹ 陳壽（晉）著，裴松之注，楊家駱主編，《三國志》，卷 47，頁 1350、1383。

¹² 魏徵（唐）等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隋書附索引》，卷 81，頁 1822-1825。

¹³ 魏徵（唐）等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隋書附索引》，卷 68，頁 1519。義安在今廣東潮州、汕頭。唐代以來浙江金華有東陽縣，故東陽常被認係今浙江金華。若是如此，為何在浙江金華徵兵後從遙遠的廣東潮州出航便成難解之謎。曹永和與杜正勝皆有此疑。然梁嘉彬指出，潮州在梁代曾設東陽州。故東陽兵即潮州兵。若是如此，徵兵地與啟航地相同，顯然比較合理。疑問見曹永和，〈早期臺灣的開發與經營〉，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聯經，1979），頁 76。杜正勝，〈台灣歷史圖像的表層和內裏——特就流求論〉，頁 30。東陽指潮州一解，原見梁嘉彬，〈琉球辨〉，收於《琉球及東南諸海島與中國》，（臺中：東海大學，1965），頁 203。史料見樂史（宋），《太平寰宇記》（中國基本古籍庫，清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配古逸叢書景宋本），卷 158，頁 941，及郭春震（明），《嘉靖潮州府志》（中國基本古籍庫，明嘉靖二十六年刻本），卷 1，頁 1。

¹⁴ 樓鑰（宋），〈敷文閣學士宣奉大夫致仕贈特進汪公行狀〉，收於《攻媿集》（中國基本古籍庫，清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頁 765-776。周必大（宋），〈敷文閣學士宣奉大夫贈特進汪公大猷神道碑〉（收於《文忠集》，中國基本古籍庫，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67，頁 560-564。原見方豪，《臺灣早期史綱》（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4），頁 33-34；及曹永和，〈早期臺灣的開發與經營〉，頁 79-101。這些記述被收入《宋史》卷四百〈汪大猷傳〉，及卷四九一〈流求國列傳〉。見脫脫（元）等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宋史并附編三種》，卷 400、491，頁 12145、14127。

擾泉州海濱。¹⁵

泉州晉江縣轄下東方外島平湖、澎湖，顯然都指澎湖。故可確定汪大猷時澎湖已有漢人與駐軍。澎湖距離廈門、金門約 130 公里，但距臺灣西南部海岸僅約 50 公里。宋人既能跨越 130 公里海峽移住澎湖，表示進一步航行至 50 公里外的臺灣應無技術困難。

事實上，臺灣海峽北窄南寬。澎湖距離金門、廈門約 130 公里，而臺灣新竹海濱距離福州外島平潭也同樣是約 130 公里。宋人既可從金廈航行至澎湖，則從平潭一帶航行至新竹海岸也絕無技術困難。即使不登陸，也不可能對臺灣海岸陌生。

趙汝适說澎湖與毗舍耶煙火相望，也在宋代其他文書獲得佐證。紹定五年（1232）知泉州的真德秀（1178-1235），在〈申樞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狀〉不僅提到毗舍耶侵擾泉州海濱，且言毗舍耶「其地闕臨大海，直望東洋，一日一夜可至澎湖。澎湖之人，過夜不敢舉煙，以為流求國望見，必來作過」。¹⁶因此，真德秀知道毗舍耶來自流求，而流求在澎湖之東，煙火相望。

這毗舍耶侵擾泉州之事，也出現在宋孝宗時（1162-1189）廣西提點刑獄林光朝（1114-1178）的〈陸辭劄子〉。他說：「往時海外有一種落，俗呼為毗舍耶，忽然至泉州之平湖，此尚在一絕島。續又至北鎮，去州治無二十里之遠。其視兵刃一無所畏，啗食生人乃如芻豢。每得尺鐵，爭先收拾。所過之處，刀斧鉤鑿為之一空。及散走嶺外，殺人為糧，挾舟而行。出沒水中，猶履平地。潮惠一帶莫不戒嚴。此曹叵測也」。¹⁷

林光朝對毗舍耶行徑的描述與前引汪大猷、趙汝适、真德秀等人一致。但他似

¹⁵ 趙汝适（宋），《諸蕃志》（中國基本古籍庫，清學津討原本），頁 20-21。原見方豪，《臺灣早期史綱》，頁 34-5。

¹⁶ 真德秀（宋），《西山文集》（中國基本古籍庫，四部叢刊景明正德刊本），卷 8，頁 106。原見方豪，《臺灣早期史綱》，頁 32，及曹永和，〈早期臺灣的開發與經營〉，頁 99-100。

¹⁷ 林光朝（宋），〈輪對劄子〉，收於黃淮、楊士奇等編，《歷代名臣奏議》（中國基本古籍庫，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349，頁 7044-7045。原見黃寬重，〈南宋「流求」與「毗舍耶」的新文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7:3（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6），頁 501-510。

乎不知道毗舍耶來自何處。

另一方面，林光朝也指出，毗舍耶侵擾範圍不限於泉州，連廣東的潮惠一帶都告警。總結前述各條也可知，毗舍耶侵擾時間至少跨越乾道（1165-1173）至紹定（1228-1233）之間近七十年。

論者或謂，前引宋代史料的流求、毗舍耶未必指臺灣，可能指今琉球群島。

但前引趙汝适說毗舍耶與澎湖密接，煙火相望。真德秀更將毗舍耶與流求二名互用，說澎湖人害怕夜間舉火會被流求人看到而來犯。檢視地圖，澎湖與整個今琉球群島之間隔著臺灣本島，不可能煙火互望。宋人若從澎湖與今琉球群島有所來往，也不可能不提到擋在中間的臺灣島，不論名稱為何。故毗舍耶與流求並非今琉球。而若毗舍耶來處流求是指今琉球群島，而其騷擾範圍達到距離較遠的廣東潮惠，卻未及更近的浙江，似乎也很不合理。

論者或謂，毗舍耶來自今菲律賓。梁嘉彬指出，所謂毗舍耶在菲律賓之說，起於法國學者 Terriende Lacouperie，而為許多中外學者所支持。¹⁸事實上，元人汪大淵《島夷誌略》敘述南洋各國時，也有毗舍耶一國，似指呂宋島上一大部族。¹⁹直到現在，都有人指認毗舍耶在今菲律賓。²⁰

當今學界一般認為臺灣原住民起源於福建，約五六千年前渡海到臺灣，形成南島民族。部分南島民族從臺灣經菲律賓而擴散於東南亞、馬達加斯加、與太平洋群島。部分臺灣原住民可能是遷往南洋之南島民族再度返居臺灣。²¹因此，即使今天臺灣已無原住民自稱毗舍耶，邏輯上我們無法排除毗舍耶一族過去曾經同時或先後分佈於臺灣與菲律賓兩地的可能。

但有兩點理由使我們推論當年侵擾澎湖與泉州的毗舍耶並非來自菲律賓。首

¹⁸ 梁嘉彬，〈宋代「毗舍耶國」確在臺灣非在菲律賓考〉，收於《琉球及東南諸海島與中國》（臺中：東海大學，1965），頁 323-336。

¹⁹ 汪大淵（元）著，蘇繼庠校釋，《島夷誌略校釋》，頁 193-195。

²⁰ 例如熟悉東南亞的記者方鵬程指出毗耶舍為今之菲律賓中部米賽亞群島，見方鵬程，《南國驚豔——新加坡與菲律賓》（臺北：商務，2006），頁 123。

²¹ 李王癸，《臺灣原住民史，語言篇》（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頁 27-8。

先，趙汝适言澎湖與毗舍耶密接，煙火相望。澎湖離臺灣西海岸僅五十公里，但距呂宋島五百公里以上。說澎湖與臺灣煙火相望還有可能，但說澎湖與呂宋煙火相望未免難以置信。其次，趙汝适言毗舍耶「不駕舟楫，惟以竹筏從事，可摺疊如屏風，急則群舁之，泅水而遁」。²²駕駛如此簡陋的竹筏到澎湖或泉州劫掠，若從臺灣出發跨越近兩百公里海峽都已相當勉強，若從菲律賓出發則需在大海上航行八九百公里，實在難以想像。

總之，宋代侵擾澎湖與泉州的毗舍耶，比較可能來自當時稱為流求的臺灣，而非今琉球或菲律賓。這也是方豪的認定。²³

當然，趙汝适《諸蕃志》含糊其詞的將流求國與毗舍耶並列，似乎成為日後《宋史·外國列傳七》裡兩者並列的根據。〈外國列傳七〉言「流求國在泉州之東，有海島曰澎湖，烟火相望……無他奇貨，商賈不通……旁有毗舍邪國，語言不通」。²⁴

無論如何，在泉州與澎湖之東，這不太可能是今琉球群島，而是臺灣比較合理。宋人這地理知識已很明確。而「無他奇貨、商賈不通」，也指出中國朝廷與一般文人對臺灣興趣有限與缺少細節知識的理由。

三、宋代臺灣貿易

但文書記載往往將現實過度簡化。宋人既然知道此島存在，距離不遠，則無論如何文明未開，偶有海商登陸貿易也不足為奇。晚近考古發掘顯示，距今約一千至一千五百年的臺灣北部十三行文化早期遺址出土許多唐宋遺物，包括錢幣、青銅器、瓷器等。十三行文化中期遺址考古甚至顯示，宋元至明中葉之間，品質較佳之中國陶瓷輸入大增，以致於臺灣本土製陶器數量大減。直到明中葉海禁妨礙中國陶瓷輸入，十三行文化晚期遺址才見本土陶器數目復增。²⁵

²² 趙汝适（宋），《諸蕃志》，卷上，頁 20-21。

²³ 方豪，《臺灣早期史綱》，頁 32-5。

²⁴ 脫脫（元）等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宋史并附編三種》，卷 491，頁 14127。

²⁵ 劉益昌，《淡水河口的史前文化與族群》（八里：臺北縣立十三行博物館，2002），頁 118-131。

宋人貿易另一可能佐證是笨港海泥宋錢。乾隆中葉臺灣海防同知朱景英言：

臺地多用宋錢，如太平、元祐、天禧、至道等年號……相傳初闢時，土中有掘出古錢千百甕者，或云來自東粵海舶。余往北路，家僮於笨港口海泥中得錢數百……乃知從前互市，未必不取道此間。²⁶

當然，宋錢未必宋人所遺。中國歷朝民間都繼續襲用前朝貨幣，故臺灣宋錢可能是後人帶來。但既然北部十三行遺址已見唐宋貿易遺跡，則南部有宋人前來貿易也並不遠離事理。

總之，臺灣南北部出土遺物指出，中國海商應至遲在宋代已與臺灣原住民建立穩定貿易關係。但規模應該不大，以致於未引起朝廷與文人主流文化注意，因而史書無載。但貿易長期持續，足可推論福建海員對臺灣應有相當清楚知識。

雖然宋代福建海員對臺灣有相當清楚的地方知識，但宋人與臺灣的貿易規模小到不足以引起朝廷或一般文人的注意，因此福建海員對臺灣的地方知識並不易傳播給泉州以外一般文人。方豪指出，宋末馬端臨（1254-1323）《文獻通考》對流求的記述，都是雜採《隋書》、《諸蕃志》等湊成，敘述比前人更含糊不確。甚至《宋史》也承襲了這抄襲矛盾的問題。²⁷這都反映了一般文人並未充分吸納福建海員對臺灣的地方知識。

四、元人已知瑠求為一大島

宋代的流求，到了元代改稱瑠求。《元史·外夷列傳三·瑠求條》記載：「瑠求在南海之東，漳、泉、興、福四州界內，澎湖諸島與瑠求相對，亦素不通。天氣清明時，望之隱約，若煙若霧，其遠不知幾千里也。西南北岸皆水，至澎湖漸低，

²⁶ 朱景英（清）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海東札記：臺灣文獻叢刊十九》（臺北：臺灣銀行，1958），頁 52。原見方豪，《臺灣早期史綱》，頁 36-37。

²⁷ 方豪，《臺灣早期史綱》，頁 39-43。

近瑠求則謂之落漚，漚者水趨下而不回也。凡西岸漁舟至澎湖已下，遇颶風發作，漂流落漚，回者百一。瑠求在外夷最小而險者也，漢唐以來，史所不載，近代諸番市舶不聞至其國者」。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海船副萬戶楊祥奉命征撫瑠求未果。又言「成宗元貞三年（1297），福建省平章政事高興（1245-1313）言，今立省泉州，距瑠求為近，可伺其消息，或宜招宜伐，不必它調兵力，興請就近試之。九月，高興遣省都鎮撫張浩、福州新軍萬戶張進赴瑠求國，禽生口一百三十餘人」。²⁸

《元史》對瑠求的記載比《宋史》有更精確之處，但也有更不精確而自相矛盾之處。《宋史》僅言流求在泉州之東，而《元史·外夷列傳三》則更具體指出：「瑠求在南海之東，漳、泉、興、福四州界內，澎湖諸島與瑠求相對，亦素不通……西南北岸皆水」。易言之，元人知道瑠求是一整塊陸地，且長度相當於福建之漳泉興福四州相連的長度，只是不知其東面地理。這是知識進步。但《元史》該處又說澎湖距離瑠求「其遠不知幾千里也」，不僅比起《宋史》所言兩者「烟火相望」遠離事實，且與元代實際出兵征伐瑠求的經驗自相矛盾。既曾出兵登陸擄俘而歸，豈會不知大體距離？《元史》的矛盾記載顯示，即使是編修國史的史家們對瑠求的知識也豐寡懸殊，而總編輯也沒讀出其間矛盾，可見有關瑠求的知識並不普及。

同樣在元代，臺灣的島名更從流求、瑠求進而稱為琉球。元人汪大淵親歷南洋各地後，著《島夷誌略》以記親所聞見。開端就列舉澎湖，「自泉州順風二晝夜可至」，「地隸泉州晉江縣，至元年間（1335-1340）立巡檢司」。繼又言琉球，「地勢盤穹，林木合抱。山曰翠麓、曰重曼、曰斧頭、曰大崎。其峙山極高峻，自澎湖望之甚近」。並言其貿易之貨，「用土珠、瑪瑙、金珠、粗碗、處州瓷器之屬」。因此，可以確認，汪大淵親臨琉球，而琉球是「自澎湖望之甚近」。這必是臺灣無疑。²⁹汪大淵稱臺灣為琉球，顯然是從過去流求、瑠求而來。元人甚至已為臺灣山峰命名，表示有人反覆到臨，最可能者當然是商人。

²⁸ 元貞三年亦即大德元年，〈成宗本紀〉記伐瑠求次年遣歸俘虜。見宋濂（明）等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元史并附編二種》，卷 16、19、210，頁 350-351、414、4667-4668。

²⁹ 汪大淵（元）著，蘇繼庠校釋，《島夷誌略校釋》，頁 13-17。亦見方豪，《臺灣早期史綱》，頁 47-49。

論者或謂，古人常山、島互用，汪大淵所謂山者可能係指澎湖各小島。但澎湖諸島因無高山，地形兩偏少，缺水，樹木甚稀，農耕不易。故汪大淵言澎湖「有草無木，土脊不宜禾稻」。而琉球則係「地勢盤穹，林木合抱」、「土潤田沃，宜稼穡」。因此該文中列舉的諸山，比較不可能是指海上列島，而較可能是指大島上的山峰。

值得注意的是，汪大淵的《島夷誌略》先記澎湖，而後記琉球。汪大淵登陸臺灣的地點，比較可能是澎湖對岸的臺灣西南部。汪大淵稱此地為琉球。而中國史料再度記載臺灣西南部已是明朝末年，但明人卻常將此地稱為東番。因此，明末人所謂東番，極可能就是汪大淵所見的琉球，或其所謂琉球的一部份。我們將在第肆節第二小節更仔細討論此點。

值得注意者，古文本無斷句，今人斷句是否妥當常可爭議。《元史·外夷列傳三·瑠求條》記載常被斷句為：「瑠求在南海之東，漳、泉、興、福四州界內，澎湖諸島與瑠求相對，亦素不通。」論者或謂，此處應斷句為「瑠求在南海之東，漳、泉、興、福四州界內澎湖諸島，與瑠求相對，亦素不通。」亦即，所謂位於「漳、泉、興、福四州界內」者，並非瑠求，而是澎湖。但審視地圖，澎湖群島大體與漳州地界相對，略微沾到其北泉州地界之邊。但遠離更北之福州、興化。將澎湖說成漳、泉、興、福四州界內，很勉強。但臺灣全島確實與漳、泉、興、福四州相對。因此，所謂位於漳、泉、興、福四州界內，應是指瑠求，而非澎湖群島。

另一方面，所謂「漳、泉、興、福四州界內」，是否可以解讀成瑠求位於福建的行政疆界之內，屬於元朝領土？本文以為，此處所謂界內，純屬地理方位相對，而非行政疆域之內。理由在於，宋元兩朝無論對流求、瑠求的地理知識如何，從未派官設治。汪大淵《島夷誌略》言澎湖「地隸泉州晉江縣，至元年間立巡檢司」。但之後述及琉球，並未有相似之設官治理之言，可見元朝版圖已納澎湖，但未納瑠求。

事實上，宋、元、明三朝均在澎湖設官，但均無設官於流求、瑠求、琉球、小

琉球的記載。臺灣不曾納入宋元明三朝版圖。

伊能嘉矩認為元代所征瑠求確指臺灣。方豪更指出，元人所稱瑠求係指臺灣，學界已無異議。曹永和同意宋元所謂琉球大多指臺灣。但此琉球是「無他奇貨、商賈不通」，然宋元另有數則史料記載與琉球間其實有通商，因此懷疑宋元還有另一個流求。³⁰

但前引臺灣北部十三行遺址的考古發現，顯示宋人與臺灣確有小規模貿易。因此曹永和所引宋元人與琉球通商的記載，極有可能就是指涉臺灣，並不需要另一個流求來承載這些小規模貿易。

更就歷史傳承而言，元人之瑠求、琉球應該是宋人流求的同音異字。宋元更替之際，宋之泉州地方官不戰而降，泉州未經大亂。³¹泉州人對海外島嶼流求的知識應可完整傳遞。但臺灣未入中國版圖，罕入官方文獻，福建的地方知識依賴口耳相傳，尤其在文字教育不普及的海員海商之間，是以地名出現同音異字。

臺灣地名在閩語裡同音異字的另一例是雞籠頭。明末航海指南《順風相送》在涉及臺灣北部地標時，常提雞籠頭山。但清初的《指南正法》卻常圭籠頭、圭籠、雞籠頭等三者混用。³²顯示地名同音異字並非罕見。

除非因為戰爭或巨大天災導致慘重的社會倒退之外，人類社會的知識普遍呈現逐漸累積、澄清的過程。宋元之間，華南社會即使曾經變亂，並未慘重到知識嚴重倒退的程度。前引史料的時間順序與文字演變顯示，福建海員與文人對東方外海島嶼的知識應是逐漸累積與澄清。宋元福建很多人顯然以流求、瑠求、琉球等同音異

³⁰ 伊能嘉矩著，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譯，《臺灣文化志，上卷，中譯本修訂版》（臺北：臺灣書房，2011），頁 20-22。方豪，《臺灣早期史綱》，頁 43。曹永和，〈中華民族的擴展與臺灣的開發〉，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聯經，1979），頁 1-24，見頁 6-8；曹永和，〈明洪武朝的中琉關係〉，曹永和，《中國海洋史論集》，（臺北：聯經，2000），頁 197-207。

³¹ 見〈元世祖本紀〉，宋濂（明）等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元史并附編二種》，卷 9，頁 189。

³² 見著者不明（明），向達校注，《順風相送》，合輯於《西洋番國志、鄭和航海圖、兩種海道針經》（北京：中華，2000），頁 91-92、96，及著者不明（清），向達校注，《指南正法》，合輯於《西洋番國志、鄭和航海圖、兩種海道針經》（北京：中華，2000），頁 136、138、166、168、175、179、180、181、184、185、189。

字之名知道臺灣的存在與方位，甚至大體長度。

參、宋人望見流求？

一、從澎湖望見流求

前引宋代趙汝适與真德秀都說澎湖與流求、毗舍耶煙火相望，指向宋代澎湖軍民可以望見臺灣。這對分析中國人的臺灣認識應是重要線索，但卻未曾引起史家探討。最可能原因是學者與一般讀者都對海上生活極度陌生，對於所謂澎湖望見臺灣之說，隱隱認係誇大之詞，不值得追究。例如，周婉窈即認為「我們不能太拘泥於所謂的『煙火相望』。這可能是一種世代因襲的傳說或想像」。³³

事實上，澎湖馬公距臺灣西海岸僅 50 公里，距玉山 140 公里。過去已有今人從澎湖目視臺灣群山的文字記載。³⁴近年網路發達，只要在谷歌等搜尋引擎上輸入澎湖中央山脈之類的關鍵字，即可在網路上搜尋到不少今人從澎湖所攝臺灣中央山脈群山連綿的照片。從此等照片可確認，天氣晴朗，視線特別清晰時，可從澎湖望見玉山，以及中央山脈群峰相連，宛若一堵高牆，橫貫澎湖之東方海上。從澎湖可見臺灣群山連綿的範圍，以目前所見照片，至少北起宜蘭縣境之巴都服山、南湖北山，南至南部之卑南主山、倫原山。受限於版權，本文不能複製此等照片，但在網路上可以隨時查閱此等照片，以及此等照片的解讀與說明。照片索引可見本附註及文獻目錄。³⁵

³³ 周婉窈，〈山在瑤波碧浪中——總論明人的臺灣認識〉，頁 103。

³⁴ 澎湖人趙守棋在其自傳提到，「兒時的我常常在大雨過後，或清晨的沈降氣流使天色清澈時，遙遙的看到臺灣島上的中央山脈全景」，見趙守棋，〈阿棋去當兵：我在海鵬——一七師部隊服役的日子〉（臺中：白象，2008），頁 58。

³⁵ 澎湖科技大學海洋工程學院院長吳培基教授於 2009 年 7 月 1 日在馬公家中看到 3952 公尺高的玉山及其群峰，並攝影。見許逸民，〈距 140 公里澎湖遠眺玉山〉，《蘋果日報》（臺北）2009 年 7 月 3 日。取自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090703/31757618/>。最後造訪：2013.8.30。
澎湖國中老師李俊億亦從澎湖葉葉拍得遠眺臺灣中央山脈連峰的照片，見〈澎湖縣可以望見宜蘭縣的論

從澎湖望見臺灣的照片不僅愈來愈多，且其真實性更得到現代測量學的支持。測量學者根據地表測量公式具體指出，140 公里外可以望見 1500 公尺以上山峰。³⁶站在海邊兩公尺高處，甚至可能望見 220 公里外的 3626 公尺以上高山之巔。³⁷臺灣雪山山脈與中央山脈群峰高於 3626 公尺者眾，1500 公尺更僅是群山相連的山腰而已。故從澎湖望見百公里外臺灣群山相連成一體，完全符合地表測量原理。

因此，從今人之文字記錄與照片，以及測量計算，我們確認，宋人可從澎湖望見流求。且從澎湖望見 140 公里外的中央山脈群峰連綿，宛若一堵高牆，宋人據此更可以判斷，流求是一個巨大的島嶼。

前引《元史·外夷列傳三·瑠求條》記載：「瑠求在南海之東，漳、泉、興、福四州界內，澎湖諸島與瑠求相對，亦素不通。天氣清明時，望之隱約，若煙若霧，其遠不知幾千里也」。³⁸這反映的是元人也從澎湖望見瑠求，但地方知識輾轉到達

證》《雲雀窩》(<http://phskylark.blogspot.tw/2013/11/20130716-nikon-d7100-vr-zoom-nikkor-80.html>)，最後造訪 2014.3.31。亦見許逸民，〈師遠拍中央山脈、驚見煙囪茶毒天空〉，《蘋果日報》（臺北），2013 年 11 月 15 日，(<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31115/35438796/>)，最後造訪：2013.11.15。

「澎湖氣球工坊」網頁亦有從澎湖隘門遠眺臺灣中央山脈群峰的照片及其地圖考證，見〈澎湖遠瞰中央山脈求證版〉(<http://blog.xuite.net/kao0975782678/twblog/138246694>)，最後造訪：2014.3.28。澎湖氣球工坊的照片經複製與詳加標誌後，出現於 Amjads，〈從澎湖看群山〉，《在水一方碧連天》，(<http://blog.yam.com/amjads/article/23677759>)，最後造訪：2014.3.28。

其他從澎湖望見臺灣群山連綿的照片包括：游忠霖，〈菓葉日出〉，《沿著菊島旅行》，(<http://www.phsea.com.tw/travel/index.php/%E8%8F%93%E8%91%89%E6%97%A5%E5%87%BA%E7%B6%93%E5%85%B8%E7%85%A7%E7%89%87>)，最後造訪：2014.4.3。

Jjlu07，〈JJ 的山水簿〉，([http://blog.xuite.net/jjlu07/mount/102113173-%E5%A4%8F%E8%B1%94%E6%BE%8E%E6%B9%96,%E6%9D%B1%E5%B6%BC%E5%9D%AA+%E4%B9%8B+%E5%88%B0%E5%B2%B8%E3%80%81%E6%97%A5%E5%87%BA+%E7%AD%89+\(2010%2F07\)](http://blog.xuite.net/jjlu07/mount/102113173-%E5%A4%8F%E8%B1%94%E6%BE%8E%E6%B9%96,%E6%9D%B1%E5%B6%BC%E5%9D%AA+%E4%B9%8B+%E5%88%B0%E5%B2%B8%E3%80%81%E6%97%A5%E5%87%BA+%E7%AD%89+(2010%2F07)))，最後造訪：2014.3.28。

作者不詳，〈從馬公港內望向台灣，連海峽彼岸的玉山都看得到！〉，《登山補給站》(<http://www.keepon.com.tw/UploadFile/FileData/7619/8/%7B0258461B-394D-488A-9B69-58745D00506E%7D.jpg>)，最後造訪：2014.4.12。

作者不詳，〈澎湖白沙吉貝港口遠眺台灣玉山〉，《登山補給站》(<http://www.keepon.com.tw/UploadFile/FileData/692/8/%7BD6EA9C06-B2CF-4213-8822-3914039285C0%7D.jpg>)，最後造訪：2014.4.12。

³⁶ 臺北科技大學土木系測量研究室副教授張哲豪表示，依地球曲率計算，只要天氣良好，140 公里遠處可以看到 1500 公尺以上高山。見許逸民，〈距 140 公里澎湖遠眺玉山〉。

³⁷ Amjads，〈從馬祖望臺灣〉，《在水一方碧連天》，(<http://blog.yam.com/amjads/article/25979713>)，最後造訪：2013.7.21。及〈從澎湖看群山〉。

³⁸ 宋濂（明）等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元史并附編二種》，卷 210，頁 4667。

史書此章作者時，變得含糊不清，以致於誤認為瑠求距澎湖「其遠不知幾千里也」。但親身登臨過琉球且海上生活經驗豐富的汪大淵卻明白說，琉球是「自澎湖望之甚近」。³⁹海商海員之地方知識與朝廷主流文化間的重大差距在此清晰可見。

二、閩中海濱望見流求

另一方面，臺灣海峽北窄南寬，福建中北部海員漁民若在晴日接近海峽中線作業，則與臺灣雪山山脈的距離就相當於澎湖距離玉山的距離，都是大約 140 公里。既然在澎湖可見玉山與群峰連綿，則福建中北部海員在海峽中線一帶也應可望見臺灣群峰山腰以上連綿成一體。

更有甚者，前述站在海邊兩公尺高處，甚至可能望見 220 公里外的 3626 公尺以上高山之巔。海峽最窄處的福建中北部泉州至福州一帶海濱，距離臺灣新竹海濱僅約 130 公里，距離臺灣北部雪山山脈群峰約兩百公里。從大地測量學的知識推論，這一帶的沿海居民，在晴日應該也可從岸邊高處望見兩百公里外臺灣雪山山脈的山巔羅列。

確實，福建中北部沿海屢屢出現宋人望見流求的紀錄。只是現代史家通常僅僅引用如儀，未嘗透過現代知識來求證古人所記真實與否。原因可能是多數現代史家並不相信此等望見流求的說法。

陸游（1125-1210）在《劍南詩稿》有詩〈步出萬里橋門至江上〉言：「常憶航巨海，銀山卷濤頭，一日新雨霽，微茫見流求」，並註曰「在福州泛海東望，見流求國」。⁴⁰

梁克家（1128-1187）在福州方志《三山志》記載福清縣西南之興化灣海濱，言「昭靈廟下，光風霽日，窮目力而東，有碧拳然，乃流求國也。每風暴作，釣船

³⁹ 汪大淵（元）著，蘇繼庠校釋，《島夷誌略校釋》，頁 13-17。

⁴⁰ 陸游（宋），《劍南詩稿》（中國基本古籍庫，清文淵閣四部全書補配清文津閣四部全書本），卷 8，頁 112。原見方豪，《臺灣早期史綱》，頁 31。

多為所漂，一日夜至其界……今海中大姨山，夜忌舉火，慮其國望之而至也」。⁴¹

梁克家所言昭靈廟，在今福清市新厝鎮江兜村海濱，已列文物保護單位，理由為宋代以來海洋文化重地。⁴²檢視地圖，昭靈廟所處江兜村位於興化灣西北端，東南方向距臺灣之雪山群峰約兩百公里。雪山群峰多有近四千公尺者。依前述測量準則，海邊兩公尺高處，可望見 220 公里外的 3626 公尺以上高山之巔。故純就距離而言，極端晴朗之日從昭靈廟海邊望見臺灣雪山群峰之巔並非無稽之談。然興化灣口諸島嶼應會遮蔽昭靈廟海濱遠眺臺灣高山的視線。如果嚴格解讀，所謂昭靈廟下望見流求國之說不免可疑。但若從寬解讀，將所謂昭靈廟下解讀為昭靈廟外的興化灣海上或興化灣口的島嶼，則在極端晴朗之日，從興化灣口海面或島嶼望見臺灣雪山群峰是可能的。

梁克家所記興化灣望見流求，以及大姨山居民因恐懼流求而夜忌舉火之事，數度見於往後明清福州方志。明朝陳道在《八閩通志·地理》言福清縣：「大姨山在縣東大海中，每風色晴定，日未出之先，於山上東望，見一山如空，青微出海面，乃琉球國也，俗謂望見則三日中必有怒風……故此山夜忌舉火，慮其國人望之而至也」。⁴³

從梁克家與陳道的敘述方式，大姨山顯然是指興化灣口某一島嶼或其上高處。然今日地圖上已無島嶼使用此名。我們必須另尋線索。

清康熙朝平定臺灣後，工部尚書杜臻（1633-1703）奉諭巡視沿海，著成《閩粵巡視紀略》，敘述福清沿海時提到「塘嶼一名大姨山」。⁴⁴

經查，塘嶼屬今平潭縣南海鄉，在平潭島南方約 10 公里處，島上確有居民與

⁴¹ 梁克家（宋），《三山志》（中國基本古籍庫，清文淵閣四部全書本），頁 53-54。原見方豪，《臺灣早期史綱》，頁 32。

⁴² 秋天的故事，〈任恢忠故居、昭靈廟列為福清市文物保護點〉，《看福清》（<http://news.fqllook.cn/fqnews2011/2011-11-29/111913.html>），最後造訪：2015.6.9。

⁴³ 陳道（明），《八閩通志》（中國基本古籍庫，明弘治刻本），卷 5，頁 80。

⁴⁴ 杜臻（清），《閩粵巡視紀略》（中國基本古籍庫，清康熙三十八年刻本），卷下，頁 116。

山丘。⁴⁵距離臺灣雪山群峰約兩百公里，距新竹海岸約 130 公里，處於臺灣海峽最窄處。

前已述及，站在海邊兩公尺高處，可望見 220 公里外 3626 公尺以上的高山之巔。若在高處，所見更遠。因之塘嶼居民在極晴之日偶而望見臺灣北部高山群峰之巔是合理現象。

宋人記載望見流求的地點，一直延伸到興化灣之南的湄洲島。祝穆《方輿勝覽·卷十三興化軍》言：「湄州山去郡東北七十里，在海上，與流求國相望」。⁴⁶

綜合言之，從閩江口到湄洲灣，海峽最窄處的福建中北部沿海，宋人屢有望見流求的紀錄。現代測量學也指出這是合理現象。且除閩中沿海外，福建並無其他地方有望見流求的紀錄。如果所謂從福建沿海望見流求是幻覺，似乎沒有理由剛好只有距臺灣最近的閩中沿海居民有此幻覺，且在方志裡持續千年。可見這不是幻覺，而是地方經驗與地方知識被方志所錄。

閩人地方經驗之可信，也表現在梁克家具體指出福建釣船飄到流求僅需一晝夜，顯然曾有海員漂到流求並安全返回報告經驗。事實上，從興化灣口航行至臺灣新竹沿海僅約 130 公里，與從金門航行到澎湖等距。宋人既可移住澎湖，則航行至臺灣北部何難之有？宋代中日貿易繁榮。中國海員既可橫越五百餘公里的東海來回日本，則橫越百餘公里的臺灣海峽怎會困難？

更有甚者，若望見流求之說僅出於文人詩詞，難免令人質疑墨客引喻誇大。但大姨山居民會害怕流求國人來犯到夜間不敢舉火，這不可能是幻想。其原因應是閩中海濱居民與澎湖居民一樣，對流求國的方位與人民有相當認識，極可能也曾與澎湖、泉州居民一樣被流求國入侵擾過。所謂望見流求，並非無稽之談。而梁克家與陸游也都指出望見流求並非常有，必須在極端晴朗的「光風霽日」或「新雨霽」，顯然有當地人經驗依據，而非文人幻想。

⁴⁵ 南海鄉現轄七村。北樓與南中等村在塘嶼。Google 地圖僅列島上村名，並未列出塘嶼之名。

⁴⁶ 祝穆（清），《方輿勝覽》（中國基本古籍庫，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13，頁 141。

易言之，天氣極端晴朗時，不僅澎湖軍民與福建外海海員可望見臺灣群山連綿，甚至閩中外緣島嶼居民都可能看到臺灣高山之巔。當然，這種視野遼闊的天氣並不常有。但澎湖與閩中濱海居民，以及福建海員，一年至少偶而幾次望見臺灣高山連峰應屬正常，望見臺灣的民間知識也會口耳相傳。因此，他們明確知道澎湖以東有大島嶼是很合理的。傳說煙火相望，並非無稽。

宋人從澎湖及福建沿海望見流求的記載，也幫助我們指認前引宋代史料所謂的流求應是指臺灣，而非今琉球群島。

肆、從望見流求到望見小琉球

一、明廷稱臺灣為小琉球

雖然前引各種史料指向宋人所謂流求與元人所謂瑠求、琉球應是指臺灣，但明朝建國後，明廷卻將琉球一名用以指稱今琉球群島，或稱其為大琉球，而以小琉球稱呼臺灣，或至少臺灣北部。⁴⁷有關小琉球一名究指臺灣全島，或僅指臺灣北部的爭議，本文將在第肆節第二小節更詳細討論。

而有關琉球一名從臺灣改屬今琉球，乃古籍上流求、瑠求、琉球究係指涉臺灣或今琉球此一辯論的核心議題。文獻殘缺，任何考證都有疏漏可質疑處，其推論補遺複雜，非本文所能涵括。

對於宋元時明顯指涉臺灣的琉球一名為何在明初改用於今琉球，戰前東京大學

⁴⁷ 明太祖將臺灣稱為小琉球，見洪武二十八年（1395）《皇明祖訓》言：「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闢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來撓我邊，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但胡戎與西北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今將不征諸夷國名開列於後：東北朝鮮國，正東偏北日本國，正南偏東大琉球國，小琉球國……」，小琉球國註記曰「不通往來，不曾朝貢」。見朱元璋（明），《明朝開國文獻》（臺北：學生，1966），頁 1588-1591。亦見陳宗仁，《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臺灣早期史研究，1400-1700》（臺北：聯經，2005），頁 50。

教授和田清曾設想，原因在明初奉命招撫琉球的使臣楊載發現臺灣野蠻無文，無從令其稱臣入貢，但又不敢據實回報朝廷。乃以文明程度較高的今琉球代替臺灣，引誘沖繩人以琉球王國之名向明廷稱臣入貢，從而導致琉球一名改屬。和田清此說僅寥寥數語，他也承認這解釋沒有確證，但主張這是最合理推論。⁴⁸

曹永和曾在〈明洪武朝的中琉關係〉一文否定和田清的推測。主要理由在於，明太祖精明嚴厲，楊載不可能如此大膽欺君。其次，宋代有關流求的記載雖多數指向臺灣，但有少數紀錄似乎指向另一與中國貿易的流求，應該就是今琉球。更其次者，楊載出使琉球前曾兩度出使日本，極可能曾途經今琉球歸國，明太祖透過其報告應已事先對今琉球有所瞭解。海防與馬的需求也可能使明太祖重視琉球的藩屬關係。因此明太祖本來就是派楊載去招撫今琉球，並非被欺。⁴⁹

和田清有關琉球一名改屬的推論是否合理，需要極複雜的考證分析，非本文主旨。但本文將指出，如果我們認真考慮宋元人所謂流求、琉球有可能是指臺灣，則我們將發現，明代福建人的許多記載，確實指向福建人保留許多琉球是指臺灣的地方知識。我們無法藉此等記載就證明宋元所謂流求、琉球是指臺灣，但確實可以幫助我們澄清此一辯論。

就本節議題而言，明廷將琉球一名給了今琉球，而將臺灣（或臺灣北部）稱為小琉球。其後果是，對福建當地海員與通曉海上事務的士人而言，使用逾千年的琉球之名，突然在官方文書上從指涉澎湖東方近處的大島變成指涉千里之外的今琉球群島，而原有的琉球突然被官方改稱為小琉球，這一切難免令人困惑。在資訊傳播不易的傳統農業時代，新知識傳播不易，舊知識的抹消也很費時。結果是新舊知識交錯並存而相互矛盾。

一方面，新的琉球王國已是朝廷正式冊封的屬國，有具體版圖，官式往來，而

⁴⁸ 和田清，〈琉球臺灣の名稱について〉，《東洋學報》，14:4（東京：東洋協會調查部，1924.12），頁 558-581。
和田清，〈再び隋書の流求國について〉，《歴史地理》，57:3（東京：日本歴史地理學會，1931.3），頁 203-226。

⁴⁹ 曹永和，〈明洪武朝的中琉關係〉，頁 191-232。

且其使臣還必須麻煩福建人接待。兩國使臣來往那霸與泉州或福州之間，會經過福建外海近處的大島。該大島現在朝廷文書裡被稱為小琉球，是福建與那霸間的航海地標。因此，官方文書與航海任務在在促使福建海員必須將福建外海的大島，過去他們稱為琉球的地方，現在重新認知為小琉球。

臺灣在朝廷權威引導下被明代福建海員重新認知為小琉球，表現在明代的航海記錄。

極可能始於明初永樂、宣德年間，但現以十七世紀初版本傳世的中國航海指南《順風相送》，列出中國沿海航路與地標。與臺灣有關者，除澎湖外，從日本往呂宋或福建往琉球，到達今臺灣北部外海時，所見地標先後為小琉球頭、雞籠頭山等。往南洋航向，會經過北港，以及沙馬頭或沙馬岐頭、大灣山等。沙馬岐頭似為今臺灣南端之貓鼻頭。⁵⁰

使臣航海記錄亦證實此點。嘉靖十三年(1534)冊封琉球王。使臣陳侃(1489-?)記載，從福州出航，經小琉球、平嘉山、釣魚嶼，到琉球。⁵¹

鄭舜功於嘉靖三十五年(1556)使日，其著作《日本一鑑窮河話海》卷一之「地脈」，言「日本之脈起自閩泉永寧間，間抽一枝去深滬，東渡諸海，結澎湖等島，再渡結小東島，一名小琉球，彼云大惠國」。⁵²

嘉靖四十年(1561)使臣郭汝霖(1510-1580)從福州往琉球亦記載經由東湧、小琉球、釣魚嶼等。⁵³

嘉靖朝鄭若曾(1503-1570)之《鄭開陽雜著》卷四敘及福建往日本針路，言「梅花東外山開船，用單辰針乙辰針或用辰巽針，十更船取小琉球，小琉球套北過

⁵⁰ 見著者不明(明)，向達校注，《順風相送》，頁88-92,94-96。亦見方豪，《臺灣早期史綱》，頁58-61。

⁵¹ 陳侃(明)，《使琉球錄》，收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使琉球錄三種：臺灣文獻叢刊二八七》(臺北：臺灣銀行，1957)，頁1-52，見頁11。

⁵² 鄭舜功(明)，《日本一鑑窮河話海》(據舊鈔本影印，臺北：臺灣大學，1939)，上冊，頁5。亦見方豪，《臺灣早期史綱》，頁80-83。陳宗仁，《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臺灣早期史研究，1400-1700》，頁60。

⁵³ 蕭崇業(明)，《使琉球錄》，收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使琉球錄三種：臺灣文獻叢刊二八七》(臺北：臺灣銀行，1957)，頁53-170，見頁74。

船，見鷄籠嶼及花瓶嶼、彭嘉山」。⁵⁴

隆慶初年（1560 年代後葉）官方追捕寇盜曾一本，福建巡撫塗澤民在〈與俞李二總兵書〉提到曾一本「圖遁之地有三：一澎湖、一小琉球、一倭國」。⁵⁵

萬曆三十四年（1606）使臣夏子陽（1552-1610）從福州往琉球，亦記經雞籠嶼、小琉球等。⁵⁶

上述回顧顯示，明代前期與中期官方持續以小琉球稱呼臺灣，或至少臺灣北部，也就是宋元閩人稱為琉球的地方。而福建地方人士與海員通常也採納了此一用法。但這名稱改變確實帶來許多知識混淆。

明人臺灣知識混淆的事證之一，是利瑪竇（1552-1610）於萬曆三十年（1602）呈獻的〈坤輿萬國全圖〉。洪武二十八年（1395）《皇明祖訓》已顯示，明太祖認定今琉球群島是大琉球，其南之臺灣（或其一部）是小琉球。但兩百年後利瑪竇的地圖卻將大琉球放在臺灣的位置，且有北回歸線通過，而將小琉球放在大琉球之北，今琉球群島位置。等於顛倒明太祖對大小琉球的認定，此圖卻又獲得明廷認可，反映明廷對臺灣與琉球的極端知識混淆。⁵⁷

二、鼓山望小琉球

雖然明朝官方持續稱臺灣為小琉球，但有些閩人顯然並沒有忘記舊時對琉球的地方知識。因此，嘉靖十三年（1534）使臣陳侃在《使琉球錄》質疑：「閩中士夫常曰：『霽日登鼓山，可望琉球』；蓋所望者，小琉球也。若大琉球，則雖離婁之

⁵⁴ 鄭若曾（明），《鄭開陽雜著》（中國基本古籍庫，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4，頁37。

⁵⁵ 塗澤民（明），《明經世文編選錄：臺灣文獻叢刊二八九》（收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北：臺灣銀行，1971），〈與俞李二總兵書〉，頁140。

⁵⁶ 夏子陽（明），《使琉球錄》，收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使琉球錄三種：臺灣文獻叢刊二八七》（臺北：臺灣銀行，1957），頁222。

⁵⁷ 利瑪竇地圖傳世之不同版本，見黃時鑒、龔纓晏，《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上海：上海古籍，2004），圖版一至圖版六，無頁數。對一般讀者而言，更方便查考來源是網上地圖，比較清晰且可放大。見利瑪竇（明），〈坤輿萬國全圖（左）〉，Wikimedia Commons，（<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E5%9D%A4%E8%BC%BF%E8%90%AC%E5%9C%8B%E5%85%A8%E5%9C%96%EF%BC%88%E5%B7%A6%EF%BC%89.jpg>），最後造訪：2014.8.5。

目，亦豈能明見萬里之遠哉！」⁵⁸陳侃認為閩中士子在鼓山上看到的是明代稱為小琉球的臺灣，這紀錄給了我們一個有趣的線索。

現代人讀到閩中士子從福州鼓山眺望遠處島嶼，不論指臺灣或今琉球群島，大概都難免以附會之說視之。正如宋人從澎湖望見流求的記載沒有引起史家深究，閩中士子從鼓山望見琉球的記述也被史家存而不論。事實上，閩人無論從何處都不可能眺望八九百公里外的今琉球群島，但閩人從福州鼓山眺望臺灣並非無稽之談。

鼓山在今福州市中心東郊約 8 公里處，主峰古名男巔峰，海拔 969 公尺，宋代以來即為福州登覽名勝。

事實上，前引陸游泛舟的閩江口外，馬祖最高點壁山海拔 294 公尺，距雪山主峰 240 公里。今人透過測量學已確認，天晴時可以從壁山望見雪山山脈 2500 公尺以上高峰。⁵⁹雪山山脈近四千公尺高峰者眾，遠觀之，2500 公尺處乃是相連的山腰。因此從壁山所見乃是臺灣群山高處相連一體。

福州鼓山與馬祖壁山分別在閩江口內外，各自與雪山群峰間距離大略都是 240 公里。如果晴天可從 294 公尺高的壁山望見雪山群峰，當然也可從 969 公尺高的鼓山之巔望見雪山群峰，而且看到更多。當然，如此晴天並不常有。但只要每年發生幾次，千百年下來，從鼓山可望見遠處島嶼之說流傳在地方知識裡，並非無稽。正因其為長期累積的地方知識，因此也保留了這遠方島嶼琉球的原始地名。可見閩人部分保留了琉球原指臺灣的地方知識。

清代鼓山寺住持興隆等編撰的《鼓山志》收錄明清文人遊鼓山的詩文。其中不少詩文都提到秋高氣爽之日在鼓山之巔眺望琉球。

例如，《鼓山志》卷一言：「男巔峰一名大頂山，最高處狀若覆釜，其頂常為雲氣所籠，必天氣清朗，始可登眺……東望大海，一氣茫然，螺髻數點，隱見煙波中，相傳謂大小琉球云」。卷八〈藝文〉錄明初葉福建巡撫陳智〈遊鼓山記〉，亦

⁵⁸ 陳侃（明），《使琉球錄》，頁 29-30。

⁵⁹ Amjads，〈從馬祖望臺灣〉，《在水一方碧連天》。

言在峰頂所見，「東則大海迴接，琉球渺如一髮」。明嘉靖間福建巡按李元陽〈遊鼓山記〉言：「俯瞰小琉球如一點青螺……有頃從者報云大琉球見。予凝視久之，問曰何大琉球亦如點螺」。明嘉靖間福建提學副使田汝成〈遊鼓山記〉亦記同行者告以：「秋霽時可盼琉球云」。明萬曆間福建提學副使王世懋〈遊鼓山記〉亦記同行者告以：「或曰登鼓山，須秋氣清，小琉球隱隱可望云」。明萬曆間福建布政使陳文燭〈遊鼓山記〉亦記友人言：「秋天氣清，可望小琉球」。又記在山巔時，「見東南島中，隱隱如岡阜，如城郭，閃閃作烟雲狀。山僧指曰，此小琉球也。春夏冬不見，風雨霧不見，今秋且晴乃見」。明萬曆間諸生吳兆衮〈遊鼓山記〉亦記秋八月在山巔東望所見：「淼無涯際，若鎔金，若漾璧者，為巨海。而其中微茫點綴，又若彈丸黑子，則琉球諸島也」。⁶⁰其他詩詞提及望琉球者不少，但詩詞難免有比喻渲染傾向，難以確認是否實際觀察記錄。

《鼓山志》眾遊記顯示幾點：

首先，不是每位作者都親眼在鼓山之巔望見琉球。許多只是記述他人之言。但他人之言如此普遍，顯然見者不少，流傳成福州士人間的常識。

其次，指引觀察者包括山僧。彼等既長居山寺，觀察機會良多，具備清楚知識，因之可以指點來訪的布政使等高官。在知識傳播與交通不便的古代，此等高官通常閱歷與見聞遠多於同時代人。山僧應不至於對此等見多識廣的貴客信口雌黃。不論正確與否，山僧的指點反映了他們的認知。

更其次，望見琉球並非常有。必須是「天氣晴朗」、「秋霽時」、「秋氣清」、「秋天氣清」，最具體說法是「春夏冬不見，風雨霧不見，今秋且晴乃見」。這些說法反映傳述者並非詞人墨客編造空幻意境，而是有相當多觀察基礎的事實陳述。他們歸納出必須在秋高氣爽而能見度高的天氣才能偶而望見琉球。

再其次，從鼓山之巔看到的究竟是琉球、大琉球或小琉球，說法不一，甚至並

⁶⁰ 本段所引諸篇依序見興隆（清）等編，《鼓山志》（收於《鼓山志、大嶽太和山紀略》，北京故宮博物院編，海口：海南，2001），卷1，頁25-26；卷8，頁103、102、112、114、117、124。

提。反映閩人對琉球地名沿革的認知困擾。誠如陳侃之見，從鼓山之巔無論如何不可能看到明廷所謂大琉球，而只可能看到明代官方所謂小琉球。但鼓山既從宋代以來即為福州名勝，宋元兩代福州士人望見琉球的知識流傳於後，而多數明人並不知宋元時的琉球與明朝官方所謂琉球並非同一處，遂在明代福州士人間發生了混淆。有人地理知識較弱，單純遵照官方說法，相信古書上琉球即為明代之大琉球，因之以為古人從鼓山望見之琉球即為明代大琉球。有人地理知識較充分，知道從鼓山只能望見所謂小琉球。而吳兆袞則簡單稱所見為琉球。明代福州士人對於所見究係大琉球或小琉球的混淆與不一，反映的正是明朝將原本指涉臺灣的琉球一名改用於今琉球群島的知識混淆後果。

事實上，以福州為基準，今琉球本島在東北東方，臺灣在東南方，兩者方位顯著不同。地理知識比較豐富的觀察者並不會混淆。故前引明萬曆間福建布政使陳文燭〈遊鼓山記〉明確說：「見東南島中，隱隱如岡阜，如城郭，閃閃作烟雲狀。山僧指曰，此小琉球也」。⁶¹這是正確的觀察記錄。而使臣陳侃親身航經小琉球到今琉球群島，他直指鼓山所見係小琉球，更是經驗之談了。

值得注意者，《鼓山志》羅列的眾多遊記中，望見琉球的記載集中在明代。清代遊記不復有望見小琉球或臺灣之說。原因或在明代小琉球乃化外之地，若遠眺可見，難免令士人好奇記述。清代則臺灣已入版圖，官民往來不絕，不再神秘稀奇。從鼓山東望，福建外海眾島羅列，多一個臺灣也沒什麼好記了。

另一方面，中國人對今琉球群島的知識在明清兩朝並無變動。若多數福州士人認為從鼓山所見係今琉球群島，則望見琉球的記述沒有理由只出現在明代而出現在清代。

文字記述的變遷反映知識變遷，知識變遷來自於版圖改變。臺灣在明代是令人好奇的海外荒島，清代則入版圖而知識明確。福州士人從鼓山望琉球的記述從有到無，反映的是臺灣由明至清的地位變遷，從少知好奇之地變成確知之地。

⁶¹ 興隆（清）等編，《鼓山志》，卷8，頁117。

一個有趣的相關現象是，同樣是中國海員的航海指南，明末的《順風相送》在涉及臺灣北部地標時，會提到小琉球雞籠頭山、雞籠頭山、小琉球頭、小琉球等。但清初的《指南正法》卻僅剩圭籠頭、圭籠、雞籠頭，而小琉球頭一詞則不見了。這反映的可能僅是海員用語習慣的改變，但也可能是清代以臺灣一名取代了過去的小琉球，以致於小琉球頭一名從航海指南消失了。我們無法確認何者為真，但不妨在此一記。⁶²

明廷將臺灣從琉球改稱為小琉球，導致福州士人從鼓山望琉球的知識產生變化與混淆，我們不禁好奇，同樣的變化與混淆是否也發生在福建其他可以望見臺灣的地方？

三、閩中望見小琉球

前述宋代梁克家《三山志》記載福清縣西南之興化灣海濱，言「昭靈廟下，光風霽日，窮目力而東，有碧拳然，乃流求國也。每風暴作，釣船多為所漂，一日夜至其界……今海中大姨山，夜忌舉火，慮其國望之而至也」。⁶³而明人陳道《八閩通志·地理》言福清縣：「大姨山在縣東大海中，每風色晴定，日未出之先，於山上東望，見一山如空，青微出海面，乃琉球國也，俗謂望見則三日中必有怒風……故此山夜忌舉火，慮其國人望之而至也。」⁶⁴

梁克家之流求被陳道改稱為琉球，符合流求、琉球地名在宋元明三代的變遷。兩人敘事高度重複，顯係指同地。古書常相互長篇抄襲，陳道之文顯然高比例抄自梁克家或梁克家引用的更早文獻。元明兩代並無琉球人侵擾福建沿海的紀錄，然陳道仍照抄梁克家這宋代侵擾故事不誤。但也添加了梁克家未記的新知：「俗謂望見

⁶² 見著者不明（明），向達校注，《順風相送》，頁 91-92、96，以及著者不明（清），向達校注，《指南正法》，頁 136、138、166、168、175、179、180、181、184、185、189。

⁶³ 梁克家（宋），《三山志》，頁 53-54。原見方豪，《臺灣早期史綱》，頁 32。梁克家敘大姨山在塘嶼之後，但未言兩者為一。多數作者皆然。或許大姨山原僅塘嶼上高峰之名，並非塘嶼別稱。但日久兩名通用也非罕見。

⁶⁴ 陳道（明），《八閩通志》，卷 5，頁 80。

則三日中必有怒風」。表示除了梁克家以外，陳道尚有其他知識來源，最可能者是當地人的氣象知識。以今日臺灣經驗而言，颱風前三五日，受颱風外圍環流影響，天氣確實特別晴朗而適於遠眺。故大姨山人在極端晴朗之日望見臺灣後數日遭颱風襲擊，確實符合當代氣象經驗。這表示陳道並非盲目抄襲梁克家，而是有事實根據與取捨判斷力。

陳道書出版於弘治年間。但幾十年後萬曆年間福州侯官宿儒王應山著作福州方志《閩都記·卷二十七》記福清：「大姨山在縣東大海中。每風色定，日未出之先，東望一山如空，青微浮海面，小琉球也。俗言望見，則三日中必有怒風……故此山夜忌舉火，恐其國人望之而至也。」⁶⁵全段幾乎照抄梁克家與陳道之敘述，但卻將梁克家的流求與陳道的琉球改為小琉球，也就是明朝官方對臺灣的稱謂。可見王應山知道從大姨山看到的是臺灣，而非今琉球群島。他並非盲目照抄前人，而是依據新知有所修正。

易言之，宋代梁克家的流求、明代弘治朝陳道的琉球、明代萬曆朝王應山的小琉球，一脈相傳，指的都是同地，僅是名稱隨時代而變。他們都指臺灣。

在王應山之後，清初顧炎武《肇域志》、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與前述杜臻《閩粵巡視紀略》都照錄梁克家、陳道、王應山等對大姨山的敘述，也都改稱望見小琉球。⁶⁶此後清代福州方志亦然。值得注意的是杜臻是在康熙平定臺灣後親身巡視閩粵沿海善後，其《閩粵巡視紀略》固然大量襲用前人敘述，但也不時添入個人新知。例如，他說「塘輿一名大姨山，其地多風不宜樹」。不僅為我們解答了大姨山究竟何處的疑問，並且加入前人未言的該地風大無樹的地理事實，顯示他並非盲目抄襲。

總之，明朝初年將臺灣從琉球改稱小琉球。但大姨山望見臺灣一事，直到萬曆

⁶⁵ 王應山（明）纂輯，《閩都記》（收於《中國方志叢書第71號》，臺北：成文，1967），卷27，頁159。

⁶⁶ 顧炎武（清），《肇域志》（中國基本古籍庫，清抄本），卷50，頁1687。顧炎武其實稱大姨山望見琉球。但又說其濱於小琉球。顯示他的混淆與不確定。顧祖禹（清），《讀史方輿紀要》（中國基本古籍庫，清稿本），卷96，頁3217。杜臻（清），《閩粵巡視紀略》，卷下，頁116。

朝才在地方文獻中逐漸從望見琉球改為望見小琉球。這一方面顯示福建人地方知識的淵源與流傳，另一方面也顯示官方知識逐漸滲透民間。兩者相加，顯示福建人原來確實稱臺灣為琉球，明朝初年官方將臺灣改稱小琉球，但興化灣口居民直到萬曆年間才終於普遍改用小琉球來稱呼臺灣。

除了鼓山與大姨山，福建中北部沿海尚有其他望見臺灣的紀錄。

萬曆二十九年（1601）進士茅瑞徵之《皇明象胥錄·琉球》敘及：「從長樂朥石出海，隱隱一小山浮空，即所謂小琉球者也。去閩省東鄙臺礮東湧水程特數更。南為東番諸山，在澎湖東北。其人盛聚落而無君長，習鏢弩，少舟楫。自晉不通朝貢，又東隅有夷，鳥語鬼形，殆非人類，或云即毗舍那國」。⁶⁷

萬曆年間王世懋宦遊福建的筆記《閩部疏》敘及平海衛。平海衛在莆田縣東南海濱，興化灣南方之平海灣口，西南方距湄洲島東北角約十餘公里，現屬莆田市秀嶼區。王世懋言：「平海正當大洋，東南二面，了無障蔽。登城東望，日下黯黯一點青為烏邱，倭夷所經行處也。天清時，小琉球亦隱隱可見云」。⁶⁸

杜臻《閩粵巡視紀略》敘及興化灣口之南日島與湄洲島時，也都提及此二地「與琉球相望」。⁶⁹顧炎武《肇域志》與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也都做了相同陳述。⁷⁰

檢視地圖可以發現，福州至泉州之間，從長樂外海，至其南之平潭島、更南之興化灣、平海灣、湄洲灣一帶，不僅面臨臺灣海峽最狹處，距臺灣新竹一帶海岸僅約 130 公里，且距離雪山群峰僅大約兩百公里。前已述及，純就地表測量而言，220 公里之外可望見 3626 公尺以上群峰。因此，上述福建沿海居民與海員在極晴之日望見臺灣雪山群峰並非無稽之談。尤其海員出海，接近海峽中線，距雪山群峰僅約 140 公里處，可以望見臺灣中北部高山連峰，宛若一堵高牆，就如同澎湖居民望見 140 公里外的中央山脈連峰一體，因此他們可以確認群山所在為一大島嶼。回程接

⁶⁷ 茅瑞徵（明），〈皇明象胥錄一〉，《皇明象胥錄》（中國基本古籍庫，明崇禎刻本），頁 10-11。

⁶⁸ 王世懋（明），《閩部疏》（中國基本古籍庫，明萬曆紀錄彙編本），頁 11。

⁶⁹ 杜臻（清），《閩粵巡視紀略》，卷下，頁 112。

⁷⁰ 顧炎武（清），《肇域志》，卷 49，頁 1666。顧祖禹（清），《讀史方輿紀要》，卷 96，頁 3229。

近福建海岸時，群峰逐漸遠去，最後高山諸巔變成不相連的許多小點。千百年無數海員的海上觀察經驗累積，使長樂到湄洲一帶海濱居民知道遠處的島嶼連峰是合理結果。奇怪的並非前述鼓山、大姨山、平海望見臺灣的記述，而是望見臺灣的記述居然僅出現這少數幾處，而且僅寥寥數則。這反映的不是這一帶海濱高處望見臺灣很難，或該處海員漁夫很少望見臺灣，而是傳統社會教育不發達，有文字記述習慣的人偏少，且文人與一般農漁夫間階級界線分明，導致海員知識難以傳播到文人圈。

事實上，傳統社會知識傳播困難，不僅限於文人與農漁夫之間，也發生在文人與朝臣之間。前節述及，宋孝宗朝之林光朝在〈陛辭筍子〉裡向皇帝報告毗舍耶侵擾泉州事，理應會全力蒐集事實。但汪大猷、真德秀等人都知道毗舍耶來自流求，林光朝卻說不知其來處。可見傳統社會知識傳播之難，甚至在朝臣之間亦然。更有甚者，毗舍耶侵擾範圍遍及福州南郊興化灣至廣東之潮惠一帶，跨越兩省，歷時至少近七十年，不可謂小事。但不僅未見於正史，連方志或個人筆記都罕記及，以致於吾人今日僅二三片語可引。若廣大國土遭侵擾燒殺之事都罕見於文字，則福建農漁軍人望見流求或海商偶而登陸貿易之事當然更難留下文字記載。如果我們不能因毗舍耶侵擾事記載偏少就否定其為真實，當然也就不應因為望見流求事記載偏少而否定福建人望見遠方島嶼並稱其為流求、琉球一事屬實。毗舍耶侵擾與閩人望見流求都是真的，但因知識傳播不易而同樣罕入文字。

伍、從海上望見臺灣

一、臺灣是一大島

與望見臺灣相關的議題是，古代福建人是否瞭解臺灣是一個島嶼，不論名稱為何？周婉窈認為直到十七世紀初明人並不知臺灣是一大島。理由是「當時並無從沙馬岐頭沿著臺灣海峽往北航經雞籠嶼的航線，人們在認知上，沒有理由想像臺灣為

一個大島。究實而言，對絕大多數只從海上眺望臺灣的航海人，把臺灣當成幾個島嶼毋寧比想成一個大島更自然。帆船時代的人們，把未曾登陸的島嶼的河口看成臺灣似乎很正常，更何況臺灣西海岸的河口大都很寬闊；就算東海岸河口較窄，也不見得不生出這類的淆混」。⁷¹

此說太低估了海員的知識與觀察能力。

首先，唐代以來揚州、明州與東南亞之間貿易發達，海船行經臺灣海峽者眾。明初鄭和七下西洋的艦隊從長江口啟航，也必須穿越臺灣海峽來回。明代航海指南《順風相送》也列有日本與呂宋之間直航路線，必須行經臺灣海峽，並靠近臺灣而以臺灣沿海地標定位。⁷²故歷史上華人海員沿臺灣近海穿越臺灣海峽並不稀奇。他們有充分機會觀察臺灣全島。

其次，寬廣河口並非臺灣獨有。東亞大陸沿海比臺灣更寬廣河口所在多有。海峽對岸的浙江、福建、廣東就有許多可通航大河。海員見過各地河口，知道相距甚遠的兩片陸地極可能是河口兩岸，而非兩個島嶼。他們當然也會將同等邏輯用於理解臺灣海岸，不致僅因河口寬廣就率爾認定是兩島。

其次，兩島嶼間海水通常清澈，而河水挾帶泥沙，通常混濁，並且渲染到河口之外數里。海員極易判斷兩岸間水域究竟是河口或海洋。

最重要者，臺灣高山連綿。海員在晴朗時日稍離福建海岸，就可見臺灣雪山與中央山脈貫穿全島，連綿成一體，宛若高牆，將近五百公里而不間斷，不可能不瞭解臺灣是一大島嶼。

另一方面，臺灣各山脈位置偏東，如果海員從臺灣東方太平洋上經過，更可能望見臺灣群山連綿成一體有若高牆，而確知此為一大島嶼無疑。事實上，日本琉球群島西端的與那國島距臺灣約 110 公里，天晴時可以望見臺灣東岸群山相連一體。在網路上輸入與那國島望臺灣等關鍵字，即可見到從與那國島所攝臺灣群峰相連一

⁷¹ 周婉窈，〈山在瑤波碧浪中——總論明人的臺灣認識〉，頁 111。

⁷² 著者不明（明），向達校注，《順風相送》，頁 91-92。

體有若高牆的照片。有人可能以為從與那國島所見臺灣是海市蜃樓，其實是不瞭解地表測量原理所致誤解。限於版權，本文不便轉刊此等從與那國島望見臺灣群峰相連一體的照片，但照片索引可見本附註及文獻目錄。⁷³

總之，不論從臺灣海峽或臺灣東方太平洋海域，海員在晴朗時日行經臺灣外海一百多公里的遠處，都可以望見臺灣群峰相連一體，而知道這是一個大島嶼。當然，此種望見群峰連綿的晴朗天氣並非日日出現。因此，僅偶而經過臺灣海域數次的早期西方海員確實可能沒有看過高山連綿，因而無法判斷臺灣究係一大島嶼或幾個島嶼。這或可解釋為何某些西方早期地圖將臺灣繪成幾個島嶼。⁷⁴但福建海員長年來往臺灣海峽，每年至少總有幾次看到臺灣群山連綿成一體，不可能不知這是一個島嶼。何況，為了生死攸關的航海需要，海員必須相互傳承航海知識與經驗。即使新進海員沒有親眼見過臺灣高山連綿，資深海員也沒有理由不教導他們。這知識會在海員間代代相傳。

易言之，宋元以來經常行經臺灣海峽的中國海員不可能不知臺灣是一個島嶼。宋代以來澎湖長期駐軍，天極晴時可以望見臺灣群山連綿全島南北，官兵不可能不知臺灣是一個島嶼。福建漁夫只要經常離岸稍遠作業，也不可能不知臺灣是一島嶼。

認知臺灣為一大島的最明確知識表達，正是前引《元史·外夷列傳三·瑠求》記載：「瑠求在南海之東，漳、泉、興、福四州界內……西南北岸皆水」。⁷⁵易言之，該條目撰者明確知道，瑠求在福建外海，縱貫漳、泉、興、福四州長度，是一

⁷³ 洗米水布魯斯阿左，〈2012 石垣島與那國島看臺灣之旅〉，《走碎碎念風格的部落格》

(<http://toujourstw.pixnet.net/blog/category/1567989>)，最後造訪：2014.3.31。Amjads，〈從與那國島望臺灣〉，《在水一方碧連天》，(<http://blog.yam.com/amjads/article/25793994>)，最後造訪：2014.3.31。Attacus，〈台灣見える〉，《与那國フィールドノート》(<http://ameblo.jp/attacus/entry-10623015501.html>)，最後造訪：2014.4.13。作者不詳，〈與那國紀行—望鄉情懷〉，《驛前通の測候所》

(<http://blog.ltn.com.tw/cwhung/archives/2008/03/>)，最後造訪：2014.4.13。亦見 N のみんなでワイワイ，〈台灣が見えた与那國〉，《TI-DA》(<http://latournoriko1.ti-da.net/e2941818.html>)，最後造訪：2014.4.13。有趣的是該文作者亦指出在與那國島望見臺灣每年僅數次，且島人言望見臺灣後數日天氣變壞，與前引明朝陳道引用大姨山人所言望見琉球後數日必有大風如出一轍。

⁷⁴ 見曹永和，〈歐洲古地圖上之臺灣〉，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聯經，1979），頁 295-368，見頁 302-328。

⁷⁵ 宋濂（明）等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元史并附編二種》，卷 210，頁 4667。

個大島嶼，而非數個小島。這知識顯然來自中國海員或海疆文武官吏。某些早期西方海圖將臺灣繪成數島，只能說西方人知識不足，或沒問到內行的中國人。

二、東番與小琉球之惑

學者之所以認為明人不知臺灣是一個島嶼，而非數個島嶼，除了早期西人地圖誤導之外，另一原因可能是受惑於明末官方對於臺灣地名的使用習慣。

前述明廷稱呼臺灣為小琉球，而此一稱呼也出現在前引明代航海指南。但除了航海記錄，直至明朝中葉，明人罕有關於臺灣的記載。原因是臺灣在政治經濟上對中國毫無影響，不值得注意。

直到神宗萬曆朝，日本人與荷蘭人開始以臺灣、澎湖為前進基地侵擾浙閩粵海疆。臺灣忽然成了外患跳板，自然引起朝臣與皇帝的注意。因此萬曆朝實錄開始出現有關臺灣的紀錄。令人不解的是，臺灣在明太祖《皇明祖訓》裡的欽定地名是小琉球，但從《神宗實錄》起，明朝上下政務文書卻大都以東番一詞稱呼臺灣，好像將祖訓置之腦後。

《神宗實錄》有關臺灣的最早紀錄是萬曆二年（1574）六月「戊申，福建巡撫劉堯海揭報廣賊諸良寶，總兵張元勳督兵誅勦；其逋賊林鳳鳴擁其黨萬人東走，福建總兵胡守仁追逐之，因招漁民劉以道諭東番合勦，遠遯」。⁷⁶十月「辛酉，福建海賊林鳳自澎湖逃往東番魴港，總兵胡守仁、參將呼良朋追擊之，傳諭番人夾攻；賊船煨燼，鳳等逃散。巡撫劉堯海請賞賚有差；部覆，從之」。⁷⁷

顯然萬曆初年林鳳等海賊曾以魴港一帶臺灣西南部海岸為巢穴，而明廷稱該地為東番。且總兵胡守仁曾獲當地原住民之助合剿林鳳之眾，表示福建海商與臺灣原住民有相當時日來往，已建立穩定關係而可以為官方所用。

從此以後，東南海警益險，東番之名也就屢屢出現在實錄與各項海防文書。

⁷⁶ 顧秉謙（明）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明神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卷 26，頁 646。

⁷⁷ 顧秉謙（明）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明神宗實錄》，卷 30，頁 731-732。

值得注意者，林鳳率眾入臺灣並非無因。當地已有福建人前往捕魚、貿易。福建官方且已開始管理海員之來往臺灣。

例如，張燮《東西洋考》記萬曆三年（1575）漳州月港往東西洋之船引稅銀，提及雞籠、淡水。顯然已有華船前往貿易。⁷⁸萬曆二十一年（1593）福建巡撫許孚遠〈疏通海禁疏〉提到：「臣又訪得是中同安、海澄、龍溪、漳浦、詔安等處姦徒，每年於四、五月間告給文引，駕使鳥船稱往福寧卸載海港捕魚及販雞籠、淡水者，往往私裝鉛、硝等貨潛去倭國；徂秋及冬，或來春方回」。⁷⁹

胡守仁之後將近三十年，萬曆三十年十二月（西曆 1603 年一、二月）明朝再次揮師臺灣西南部。這次是浯嶼把總沈有容（1557-1627）進剿盤據東番之倭寇。這次戰役後倭寇焰消十年，沈有容因而聲名大噪。以致萬曆四十年三月辛丑，右給事中彭惟成疏陳時政言：「沈有容在閩，能越海數日殲倭眾於東番，東番自是斂戢，倭亦戒不敢掠至閩且十年，皆有容之力也」。⁸⁰

此役更因沈有容的老友陳第（1541-1617）同行觀戰，並於萬曆三十一年（1603）成文〈東番記〉描述所見，而為臺灣史留下一部重要文獻。

陳第〈東番記〉言「東番夷人不知所自始，居澎湖外洋海島中；起魴港、加老灣，歷大員、堯港、打狗嶼、小淡水、雙溪口、加哩林、沙巴里、大幫坑，皆其居也。斷續凡千餘里，種類甚蕃。別為社，社或千人、或五六百，無酋長，子女多者眾雄之，聽其號令」。「始皆聚居濱海，嘉靖末，遭倭焚掠，迺避居山。倭鳥銃長技，東番獨恃鏢，故弗格。居山後，始通中國，今則日盛，漳、泉之惠民、充龍、烈嶼諸澳，往往譯其語，與貿易」。又言「萬曆壬寅冬，倭復據其島，夷及商、漁交病。浯嶼沈將軍往勦，余適有觀海之興，與俱。倭破，收泊大員，夷目大彌勒輩

⁷⁸ 張燮（明），《東西洋考》（中國基本古籍庫，清惜陰軒叢書本），卷 7，頁 72。陳宗仁，《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臺灣早期史研究，1400-1700》，頁 131-2。

⁷⁹ 許孚遠（明），〈疏通海禁疏〉（收入《明經世文編選錄：臺灣文獻叢刊二八九》，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北：臺灣銀行，1971），頁 176-180。

⁸⁰ 顧秉謙（明）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明神宗實錄》，卷 493，頁 9279。

率數十人叩謁，獻鹿餽酒，喜為除害也」。⁸¹

陳第描述的東番地境，顯然是北起魷港的臺灣西南海岸地帶。陳第讓我們知道，嘉靖末年倭寇焚掠後，當地原住民與前往該地之閩人通商。陳第破倭後，還到大員停泊，接受當地原住民款待。日後荷蘭人顯然是繼承了大員這漢人起的地名。

令人納悶的是，沈有容長期督師東南海疆，似乎不該不知明太祖給臺灣的欽定名稱是小琉球。而寫作《東番記》的陳第亦非泛泛之輩。他是福建連江人，文武兼資，年輕時追隨俞大猷、戚繼光等名將剿倭寇，後持節鎮守北疆。致仕後讀書著述，著有《毛詩古音考》。晚年周遊天下，並以高齡伴隨老友沈有容渡海進剿盤據臺灣的倭寇。⁸²易言之，沈、陳二氏都是閱歷豐厚的老將，但他們似乎既不知道他們登臨的島嶼在福建人千年地方知識裡原稱琉球，更不知該地在明朝的欽定名稱是小琉球，以致稱之為東番。更奇怪的是沈有容揮師海外，使用的航海指南應該與前述《順風相送》一樣以小琉球稱呼臺灣，但自始至終沈陳兩位老將都沒有提到小琉球。

以東番稱臺灣似乎已是當時普遍用法。沈有容編輯閩中人士贈其詩文而成之《閩海贈言》裡，幾乎所有作者都稱臺灣為東番。例如，以後曾兩度出任內閣首輔的葉向高在〈改建浯嶼水寨碑〉言：「寨成，而有事東番。東番者，海上夷也。去內地稍近而絕不通，亦不為寇暴」。曾任南京禮部尚書之泉州人黃鳳翔之〈靖海碑〉言倭寇「至東番」，故沈有容揮師進剿。黃鳳翔復在〈送都閩浙江序〉稱讚沈有容的「東番之役」。曾任吏部主事之屠隆之〈平東番記〉言「東番者，彭湖外洋海島中夷也。橫互千里，種類甚繁；仰食漁獵，所需鹿麋，亦頗嗜擊鮮。惟性畏航海，故不與諸夷來往，自雄島中。華人商漁者，時往與之貿易」。泉州名儒李光縉〈卻西番記〉言沈有容「破倭奴於東番」。曾任南京工部侍郎之泉州人何喬遠之〈東番

⁸¹ 陳第（明），〈東番記〉，收於沈有容（明）編，方豪編校，《閩海贈言：臺灣文獻叢刊五六》（臺北：臺灣銀行，1959），頁 24-27。

⁸² 方豪，《臺灣早期史綱》，頁 142-144。周婉窈，〈陳第《東番記》——十七世紀初臺灣西南平原的實地調查報告〉，收於《海洋與殖民地臺灣論集》（臺北：聯經，2012），頁 107-150。廈門南普陀寺後之山腰有陳第與沈有容於萬曆辛丑年四月（萬曆二十九年，西曆 1601）同登茲山之題名石刻。事即遠征臺灣之前一年。該石刻已被廈門市政府列為古蹟保護。本文作者於 2015 年 2 月 6 日見該石刻。

捕倭序〉言：倭寇「則以東番為窟穴」，故沈有容進剿之。曾任南京刑部尚書之沈演之〈贈晉登萊督府序〉言：「東番為漢人不履之地，歲暮凌飆以往」。同安詩人傅鑰〈破倭東番歌〉言：「今冬潛跡據東番，何處商漁不斷魂」。⁸³

沈有容的文友們或日後為朝廷高官，或為泉州耆宿，均非無知之人。但他們談臺灣時無一提到明太祖欽定的小琉球之名。

更離奇的是嘉靖年間進士泉州南安人陳學伊在同文集內之〈題東番記後〉言：「國家承平二百餘年矣，東番之入紀載也，方自今始，不可謂不奇」。⁸⁴且不要提小琉球之名，他似乎連三十年前胡守仁遠征東番剿除海寇林鳳之事都沒聽過。當地進士的鄉土知識疏漏如此，朝廷文人對地方知識應更疏遠，在在顯示傳統農業社會知識傳播之困難，以及文人主流文化與地方知識之間差距之嚴重。

為何萬曆以降明廷上下稱臺灣為東番，而非太祖欽定的小琉球？

一種可能解釋是東番與小琉球原來分別指臺灣南北兩地，並非混用。

例如，萬曆三十二年（1604）夏荷蘭人入據澎湖，徐學聚〈初報紅毛番書〉言「若番船泊澎湖，距東番、小琉球不遠」。⁸⁵

再例如，萬曆四十四年（1616）六月巡撫福建右副都御史黃承玄在其〈題琉球咨報倭情疏〉言，琉球王國向明朝福建官員報告：「彼國有日本七島夷人來說，各島見在造船欲收小琉球」。黃承玄言琉球之「稍南，則雞籠淡水，俗呼小琉球焉；去我臺、礮、東湧等地，不過數更水程。又南為東番諸山，益與我澎湖相望。此其人皆盛聚落而無君長」。⁸⁶

這話似乎意指小琉球乃指雞籠、淡水等臺灣北部，而東番則指魷港、大員等臺

⁸³ 本段所引諸篇見沈有容（明）編，方豪編校，《閩海贈言》，頁 4-5、10-12、49-51、21-23、35-39、44-46、56-58、62。

⁸⁴ 沈有容（明）編，方豪編校，《閩海贈言》，頁 27。

⁸⁵ 徐學聚（明），〈初報紅毛番書〉，收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明經世文編選錄：臺灣文獻叢刊二八九》（臺北：臺灣銀行，1971），頁 191-193。

⁸⁶ 黃承玄（明），〈題琉球咨報倭情疏〉，收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明經世文編選錄：臺灣文獻叢刊二八九》（臺北：臺灣銀行，1971），頁 225、227。

灣南部。若是如此，則明季之人以東番稱臺灣南部，以小琉球稱臺灣北部，兩者並不抵觸。前述福建中北部沿海多處有望見小琉球的歷史記載。在鼓山等福建中北部望見的臺灣，顯然是臺灣北部雪山山脈等高山，而不可能是臺灣西南部海濱平原。故東番與小琉球，一南一北，各指臺灣一端，似乎不無可能。

但黃承玄同年八月又上〈條議海防事宜疏〉，言：「鷄籠地屬東番，倭既狡焉思逞，則此澎湖一島，正其所垂涎者」。⁸⁷

易言之，黃承玄眼中，東番與小琉球兩地名似乎可以混用，並非嚴格區分。

同樣的，張燮於萬曆四十五年（1617）完成之《東西洋考》言：「雞籠山、淡水洋，在澎湖嶼之東北，故名北港，又名東番云」。⁸⁸張燮顯然也不將東番一名限於臺灣南部。

另一方面，本文前已述及，元代汪大淵經澎湖登陸他稱之為琉球的臺灣。他所謂琉球，應是指澎湖對岸的臺灣西南部，也就是明末沈有容等人常說的東番。前引黃承玄〈題琉球咨報倭情疏〉所謂「東番諸山，益與我澎湖相望」可為證。因此，就福建人地方知識的歷史淵源而言，明代東番似就是元時琉球，兩者應指同地。因此，所謂小琉球僅指臺灣北部之說變成可疑。

更進一步言，前述宋元明海員從海上可見臺灣高山連綿一體，彼等應該知道臺灣是一大島。將此事實列入考慮，則宋元明海員所謂流求、琉球、小琉球，應該比較可能是指臺灣全島，而非臺灣之一部分。

另一方面，明代臺灣仍部落分立，並無統一政治組織，南北皆然。明太祖《皇明祖訓》列舉小琉球，若僅指臺灣北部，而同時對土地相連而狀況完全相同的南部卻視而不見，提都不提，似乎也不合常理。《皇明祖訓》所謂小琉球，似乎應指全島比較合理。

然而，明代海禁曾導致明朝中葉海上活動大幅減少。我們也無法排除海禁導致

⁸⁷ 黃承玄（明），〈條議海防事宜疏〉，收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明經世文編選錄：臺灣文獻叢刊二八九》（臺北：臺灣銀行，1971），頁241。

⁸⁸ 張燮（明），《東西洋考》，卷5，頁57。

明人海上知識退化而遺忘舊知識的可能。這議題有待更嚴謹的文獻考據。

簡言之，我們不能確認東番一詞原來僅指臺灣南部，而非全島。然即使萬曆初明人所稱東番果真僅限於臺灣南部，而與稱小琉球之北部有別，這區別在萬曆末已經模糊。東番與小琉球成為同義詞，且東番之名在文人士大夫之間似乎比小琉球更廣泛使用。

三、福建沿海官民知道臺灣是一大島

明末文獻如此混用小琉球、東番之名稱呼臺灣，是否可以因此推論明人不知臺灣是一大島嶼，而非兩三個小島？

問題在於，明人並非一人，而是許多不同地位與經驗的人。我們應該問的是，到底哪些明人知道臺灣是一大島嶼，哪些明人不知？

前已述及，臺灣雪山與中央山脈群峰連綿全島成一體，使長年在臺灣海峽活動的中國海員不可能不知臺灣是一大島，不論名稱為何。澎湖軍民在晴日可以望見臺灣群山連綿數百公里，不可能不知臺灣是一大島。

問題在於，福建海員與澎湖駐軍官兵固然知道臺灣是一個大島，但在知識傳播不易復又階級分明的傳統農業社會，海員與軍人的知識未必能傳遞給不習海事的文人。尤其直到荷蘭人入臺之前，臺灣在政治與經濟上對中國影響微乎其微，罕能引起朝廷注意。舞文弄墨的一般文人或朝臣未必知道他們久久才聽聞一次的雞籠、淡水、魷港、小琉球、東番等地其實同在一個大島嶼上。

如果不經手海疆事務的文人或官員不知雞籠、淡水、魷港、小琉球、東番等是在同一個島嶼上，原因可能正在於臺灣是個太大的島嶼。

中國東南沿海島嶼無數，但僅臺灣與海南偏大。大小島嶼的差別在於處理實務時的認知精確度需求不同。一般小島，只有一二重要地標，有事逕指島名或代表性地標已足。例如，澎湖本島長不過約二十公里。在航向難以精確控制的帆船時代，從福建航向澎湖，目標單一，就是澎湖島，無從事先精確計較究係航向澎湖島之北

端或南端，一切等看到澎湖再行調整。但臺灣首尾相距達五百公里。從福建出發，前往雞籠淡水與前往魷港大員，不論貿易或作戰，都是完全不同方向的旅程。是以明末福建經理海疆事務者經常雞籠淡水並提，但罕與魷港並提。因為從實務觀點而言，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地方。一般海員與文武官員記事乃為實務需要，並非地理老師教學。他們雖然都知道臺灣是一大島，但並沒有必要在記事時隨時註明雞籠淡水與魷港是在同一島上。

上述實務習慣表現在現存明清海圖與航海指南裡。例如，明人茅元儀《武備志》收錄的〈鄭和航海圖〉，以艦隊航路與左右兩舷所見地標為中心，不重地理精確，甚至不考慮地標的東西南北方位，而將航路全圖繪成一長條。沿途所見小島僅列出島名或島上主要地標名。經過海南島般大島時，則僅列出島上數個地名，但未標出全島名稱。⁸⁹

同樣的，顯然成於十六、十七世紀之交，而在晚近引起特別注意的Selden Map，以漳州、泉州、福州為圖上航海路線出發點，表達的顯然是福建海員認為重要的海外知識。該地圖上，朝鮮、琉球國、暹羅國、柬埔寨等，都僅標出國名，未再標出國內各地地名，連都城之名都沒有。似可推論閩人與這些國家的貿易航線都僅到國都，或貿易量較小。相反的，閩人貿易較繁的日本、安南、呂宋等地則標示境內面向中國一側的許多個別地名，但卻未標出日本、安南、呂宋等全國或全島名稱，似乎預設地圖使用者都知道該等國名或島名。另一方面，該圖不僅將日本之本州與九州畫成相連而非分開之兩島，且將中國人理應都知道的海南島上的瓊州、澹州都畫成與廣東大陸相連，而非外島。這似乎反映地圖繪製上的海員實務取向，而非地理知識精確取向。此原則也被應用於對臺灣的標示。漳、泉之東南有一小島僅標示「彭」字，顯然指澎湖。其東之大島則無島名，僅列出島上的北港、加里林二地地名，就

⁸⁹ 見茅元儀（明）著，向達校注，《鄭和航海圖》，合輯於《西洋番國志、鄭和航海圖、兩種海道針經》（北京：中華，2000），頁40。該圖已可見於數個網頁，遠較紙本清晰，且可放大。例如茅元儀（明），〈鄭和航海圖〉，《中國文史地圖》，（http://www.pro-classic.com/ethnigv/cmaps/monthly/cng2005-04_1.htm），最後造訪：2014.8.7。

如同該圖對日本、安南、呂宋一般，僅標示境內個別地名，而不標示全境名稱。⁹⁰

與〈鄭和航海圖〉、Selden Map相似的標示準則，也出現在明代與清初的航海指南《順風相送》與《指南正法》。該二航海指南都是文字敘述而無地圖。在提及經過之小島時，普遍僅列島名。但經過臺灣、海南、呂宋、日本等大島時，都僅提到島上各地標或港口，而未列全島或陸地名稱。不解地理者，翻閱此等航海指南，還真看不出這些地標或港口到底是位在那個島嶼或陸地。⁹¹

〈鄭和航海圖〉、Selden Map、《順風相送》與《指南正法》等的地名標示原則似可支持本文推論，即明末海疆實務者通常僅提臺灣島上的雞籠淡水、北港大員等個別地名，而不提全島名稱，乃是海員指涉大島時的實務習慣，而非不知全島名稱。

正因臺灣大到使實務者傾向於記載臺灣島上的個別地名，而非全島名稱，確實可能使不嫻臺灣事務的一般讀者難以不言而喻的確知雞籠淡水、魷港等其實是在同一島上，因此或許導致小琉球與東番是否同一地方的困惑。

但不論小琉球與東番是否同義詞，不論一般朝廷文人是否清楚，不論偶而行經一次的外國海員是否瞭解，宋元以來長期在臺灣海峽活動的福建海員與福建海疆文武大吏不可能不知道臺灣是一個大島。

陸、結語

本文指出，中國古籍關於東南外海島嶼的記載是否指涉臺灣，迄今爭議未決。但宋人從澎湖以及福建中北部沿海望見流求的記載為我們提供了有力的線索。

⁹⁰ 該地圖已由典藏之牛津大學 Bodleian Library 建置上網，見 Oxford Digital Library, *The Selden Map of China*, (<http://treasures.bodleian.ox.ac.uk/The-Selden-Map>) 及 (<http://seldenmap.bodleian.ox.ac.uk/map>)。後者解析度較佳。最後造訪：2014.8.4。

⁹¹ 見著者不明（明），向達校注，《順風相送》，與著者不明（清），向達校注，《指南正法》。

過去學者傾向於將宋代澎湖及福建望見流求的記載視為無稽傳說或墨客渲染，存而不論。但現代測量學與攝影已經證實，天氣極晴之時，從澎湖以及海峽中線一帶確實可以望見臺灣群山連綿成一體，有若高牆。甚至從福州鼓山等福建中北部海濱高處都可以望見臺灣北部雪山山脈的山巔。因此，世代福建海員在海上望見臺灣更屬平常。

明代鼓山遊記與閩中方志進一步顯示，明廷將臺灣改稱小琉球之後，福建人將望見流求、琉球的記載逐漸改為望見小琉球。不但可證實宋代望見流求之說為真，更可推論明代所謂小琉球確實就是宋元兩代的流求、琉球。

另一方面，臺灣高山連綿全島成一體，使經常來往臺灣海峽的福建海員與海疆大吏極易認知臺灣為一大島嶼，而非數個小島。但臺灣島大到明末處理海疆實務者經常在文獻中使用臺灣南北各地的個別地名，如雞籠淡水與魴港等，而非全島名稱，因此可能使不嫻海疆事務的一般朝臣或文人不知道前述各地其實都在同一臺灣島上。

總之，至遲宋元兩代福建人對稱為流求、瑠求、琉球的臺灣已有清楚的地方知識，知道其為一大島嶼，並且可從澎湖或閩中沿海高處望見。明代福建人也以小琉球之名延續此等有關臺灣的地方知識。但傳統農業社會知識傳播困難，且士人與農漁民之間階級差異懸殊，溝通不易，彼此知識難以交流。甚至朝臣之間的海外知識也差異懸殊，編修國史不同篇章的史家也知識豐寡大異。更由於直到明末之前臺灣在政治經濟上對中國無足輕重，難以引起朝廷與一般文人注意。種種原因使福建人對流求、琉球的地方知識不易納入朝廷與文人的主流文化。因此即使福建海員與沿海居民知道臺灣，但宋元有關流求、琉球的傳世史料不過寥寥數語，且經常含糊不清。以致於後世史家難以確認這些史料確實指涉臺灣。但從閩人以小琉球之名延續宋元有關流求、琉球的地方知識可以推論，宋元所謂流求、瑠求、琉球，應該是指臺灣的可能性遠高於指涉今琉球群島。^[82]（責任校對：林家磬、黑羽夏彥）

參考書目

A. 史料（依筆劃順序）

- 班固（東漢）著，顏師古注，楊家駱主編，《漢書》，臺北：鼎文，1986。
- 范曄（劉宋）著，李賢等注，司馬彪補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後漢書并附編十三種》，臺北：鼎文，1981。
- 陳壽（晉）著，裴松之注，楊家駱主編，《三國志》，臺北：鼎文，1980。
- 魏徵（唐）等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隋書附索引》，臺北：鼎文，1980。
- 梁克家（宋），《三山志》，中國基本古籍庫，清文淵閣四部全書本。
- 陸游（宋），《劍南詩稿》，中國基本古籍庫，清文淵閣四部全書補配清文津閣四部全書本。
- 林光朝（宋），〈輪對劄子〉，收於黃淮、楊士奇等編，《歷代名臣奏議》，中國基本古籍庫，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 7044-7045。
- 樓鑰（宋），〈敷文閣學士宣奉大夫致仕贈特進汪公行狀〉，收於《攻媿集》，中國基本古籍庫，清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頁 765-776。
- 祝穆（宋），《方輿勝覽》，中國基本古籍庫，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趙汝适（宋），《諸蕃志》，中國基本古籍庫，清學津討原本。
- 周必大（宋），〈敷文閣學士宣奉大夫贈特進汪公大猶神道碑〉，收於《文忠集》，中國基本古籍庫，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 560-564。
- 真德秀（宋），《西山文集》，中國基本古籍庫，四部叢刊景明正德刊本。
- 樂史（宋），《太平寰宇記》，中國基本古籍庫，清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配古逸叢書景宋本，頁 941。
- 脫脫（元）等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宋史并附編三種》，臺北：鼎文，1980。
- 汪大淵（元）著，蘇繼曄校釋，《島夷誌略校釋》，北京：中華，1981。
- 宋濂等（明）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元史并附編二種》，臺北：鼎文，1981。

茅瑞徵（明），《皇明象胥錄》，中國基本古籍庫，明崇禎刻本。

茅元儀（明）著，向達校注，《鄭和航海圖》，合輯於《西洋番國志、鄭和航海圖、兩種海道針經》，北京：中華，2000。

茅元儀（明），〈鄭和航海圖〉，《中國文史地圖》，（http://www.pro-classic.com/ethnicgv/cmmaps/monthly/cng2005-04_1.htm），2014.8.7 查閱。

塗澤民（明），〈與俞李二總兵書〉，收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明經世文編選錄：臺灣文獻叢刊 289》，臺北：臺灣銀行，1971，頁 140。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明實錄閩海關係史料：臺灣文獻叢刊 296》，臺北：臺灣銀行，1971。

顧秉謙（明）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明神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郭春震（明），《嘉靖潮州府志》，中國基本古籍庫，明嘉靖 26 年刻本。

郭汝霖（明），《郭汝霖使琉球錄》，那霸：球陽研究會，1969。

黃承玄（明），〈題琉球咨報倭情疏〉，收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明經世文編選錄：臺灣文獻叢刊 289》，臺北：臺灣銀行，1971，頁 225-229。

黃承玄（明），〈條議海防事宜疏〉，收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明經世文編選錄：臺灣文獻叢刊 289》，臺北：臺灣銀行，1971，頁 236-250。

夏子陽（明），《使琉球錄》，收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使琉球錄三種：臺灣文獻叢刊 287》，臺北：臺灣銀行，1957，頁 171-290。

蕭崇業（明），《使琉球錄》，收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使琉球錄三種：臺灣文獻叢刊 287》，臺北：臺灣銀行，1957，頁 53-170。

徐學聚（明），〈初報紅毛番書〉，收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明經世文編選錄：臺灣文獻叢刊 289》，臺北：臺灣銀行，1971，頁 191-193。

許孚遠（明），〈疏通海禁疏〉，收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明經世文編選錄：臺灣文獻叢刊 289》，臺北：臺灣銀行，1971，頁 176-180。

- 朱元璋（明），《明朝開國文獻》，臺北：學生，1966。
- 張燮（明），《東西洋考》，中國基本古籍庫，清惜陰軒叢書本。
- 鄭舜功（明），《日本一鑑窮河話海》，三冊，據舊鈔本影印，1939。
- 鄭若曾（明），《鄭開陽雜著》，中國基本古籍庫，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陳第（明），〈東番記〉，收於沈有容編，方豪編校，《閩海贈言：臺灣文獻叢刊 56》，臺北：臺灣銀行，1959，頁 24-27。
- 陳道（明），《八閩通志》，中國基本古籍庫，明弘治刻本。
- 陳侃（明），《使琉球錄》，收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使琉球錄三種：臺灣文獻叢刊 287》，臺北：臺灣銀行，1957，頁 1-52。
- 沈有容（明）編，方豪編校，《閩海贈言：臺灣文獻叢刊 56》，臺北：臺灣銀行，1959。
- 王世懋（明），《閩部疏》，中國基本古籍庫，明萬曆紀錄彙編本。
- 王應山（明）纂輯，《閩都記》，收於《中國方志叢書第 71 號》，臺北：成文，1967。
- 著者不明（明），向達校注，《順風相送》，合輯於《西洋番國志、鄭和航海圖、兩種海道針經》，北京：中華，2000。
- 張廷玉（清）等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明史并附編六種》，臺北：鼎文，1980。
- 杜臻（清），《閩粵巡視紀略》，中國基本古籍庫，清康熙 38 年刻本。
- 顧祖禹（清），《讀史方輿紀要》，中國基本古籍庫，清稿本。
- 顧炎武（清），《肇域志》，中國基本古籍庫，清抄本。
- 興隆（清）等編，《鼓山志》，收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編，《鼓山志、大嶽太和山紀略》，海口：海南，2001。
- 朱景英（清）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海東札記：臺灣文獻叢刊 19》，臺北：臺灣銀行，1958。
- 著者不明（清），向達校注，《指南正法》，合輯於《西洋番國志、鄭和航海圖、

兩種海道針經》，北京：中華，2000。

B. 專書

（一）中文

方豪，《臺灣早期史綱》，臺北：學生，1994。

方鵬程，《南國驚豔——新加坡與菲律賓》，臺北：商務，2006。

伊能嘉矩著，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譯，《臺灣文化志，上卷，中譯本修訂版》，臺北：臺灣書房，2011。

李壬癸，《臺灣原住民史，語言篇》，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

李兆良，《坤輿萬國全圖解密：明代測繪世界》，臺北：聯經，2012。

陳宗仁，《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臺灣早期史研究，1400-1700》，臺北：聯經，2005

黃時鑒、龔纓晏，《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上海：上海古籍，2004。

趙守棋，《阿棋去當兵：我在海鵬一一七師部隊服役的日子》，臺中：白象，2008。

劉益昌，《淡水河口的史前文化與族群》，八里：臺北縣立十三行博物館，2002。

C. 期刊論文

（一）中文

杜正勝，〈台灣歷史圖像的表層和內裏——特就流求論〉，《臺灣風物》，63:3，臺北：臺灣風物雜誌社，2013，頁 13-68。

周婉窈，〈山在瑤波碧浪中——總論明人的臺灣認識〉，《臺大歷史學報》，40，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2007，頁 93-148。

黃寬重，〈南宋「流求」與「毗舍耶」的新文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7:3，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6，頁 501-510。

(二) 日文

和田清，〈再び隋書の流求國について〉，《歷史地理》，57:3，東京：日本歷史地理學會，1931.3，頁 203-226。

和田清，〈琉球臺灣の名稱について〉，《東洋學報》，14:4，東京：東洋協會調查部，1924.12，頁 558-581。

D. 專書論文

周婉窈，〈陳第《東番記》——十七世紀初臺灣西南平原的實地調查報告〉，收於《海洋與殖民地臺灣論集》，臺北：聯經，2012，頁 107- 150。

曹永和，〈中華民族的擴展與臺灣的開發〉，收於《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聯經，1979，頁 1-24。

曹永和，〈早期臺灣的開發與經營〉，收於《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聯經，1979，頁 71-156。

曹永和，〈明洪武朝的中琉關係〉，收於《中國海洋史論集》，臺北：聯經，2000，頁 191-232。

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收於《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臺北：聯經，2000，頁 333-358。

曹永和，〈歐洲古地圖上之臺灣〉，收於《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聯經，1979，頁 295-368。

梁嘉彬，〈宋代「毗舍耶國」確在臺灣非在菲律賓考〉，收於《琉球及東南諸海島與中國》，臺中：東海大學，1965。頁 323-336。

梁嘉彬，〈琉球辨〉，收於《琉球及東南諸海島與中國》，臺中：東海大學，1965，頁 199-206。

E. 引用網頁資料

澎湖氣球工坊，〈澎湖遠瞰中山央脈求證版〉，

(<http://blog.xuite.net/kao0975782678/twblog/138246694>)，2014.3.28 查閱。

李俊億，〈澎湖縣可以望見宜蘭縣的論證〉，《雲雀窩》，

(<http://phskylark.blogspot.tw/2013/11/20130716-nikon-d7100-vr-zoom-nikkor-80.html>)，2014.3.31 查閱。

秋天的故事，〈任恢忠故居、昭靈廟列為福清市文物保護點〉，《看福清》，

(<http://news.fqllook.cn/fqnews2011/2011-11-29/111913.html>)，2015.6.9 查閱。

洗米水布魯斯阿左，〈2012 石垣島與那國島看臺灣之旅〉，《走碎碎念風格的部落格》，(<http://toujourstw.pixnet.net/blog/category/1567989>)，2014.3.31 查閱。

許逸民，〈距 140 公里澎湖遠眺玉山〉，《蘋果日報》，2009 年 7 月 3 日，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090703/31757618/>)，2013.8.30 查閱。

許逸民，〈師遠拍中央山脈 驚見煙囪荼毒天空〉，《蘋果日報》，2013 年 11 月 15 日，(<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31115/35438796/>)，2014.3.28 查閱。

游忠霖，〈菓葉日出〉，《沿著菊島旅行》，

(<http://www.phsea.com.tw/travel/index.php/%E8%8F%93%E8%91%89%E6%97%A5%E5%87%BA%E7%B6%93%E5%85%B8%E7%85%A7%E7%89%87>)，2014.4.3 查閱。

Attacus，〈台灣見える〉，《与那國フィールドノート》，

(<http://ameblo.jp/attacus/entry-10623015501.html>)，2014.4.13 查閱。

Amjads，〈從馬祖望臺灣〉，《在水一方碧連天》，

(<http://blog.yam.com/amjads/article/25979713>)，2013.7.21 查閱。

Amjads，〈從澎湖看群山〉，《在水一方碧連天》，

(<http://blog.yam.com/amjads/article/23677759>)。2014.3.28 查閱。

Amjads, 〈從與那國島望臺灣〉, 《在水一方碧連天》,

(<http://blog.yam.com/amjads/article/25793994>)。2014.3.31 查閱。

Jjlu07, 《JJ 的山水簿》,

([http://blog.xuite.net/jjlu07/mount/102113173-%E5%A4%8F%E8%B1%94%E6%BE%8E%E6%B9%96,+%E6%9D%B1%E5%B6%BC%E5%9D%AA+%E4%B9%8B+%E5%88%B0%E5%B2%B8%E3%80%81%E6%97%A5%E5%87%BA+%E7%AD%89+\(2010%2F07\)](http://blog.xuite.net/jjlu07/mount/102113173-%E5%A4%8F%E8%B1%94%E6%BE%8E%E6%B9%96,+%E6%9D%B1%E5%B6%BC%E5%9D%AA+%E4%B9%8B+%E5%88%B0%E5%B2%B8%E3%80%81%E6%97%A5%E5%87%BA+%E7%AD%89+(2010%2F07))), 2014.3.28 查閱。

N のみんなでワイワイ, 〈台灣が見えた与那國〉, 《TI-DA》,

(<http://latournoriko1.ti-da.net/e2941818.html>) , 2014.4.13 查閱。

作者不詳, 〈從馬公港內望向台灣, 連海峽彼岸的玉山都看得到!〉, 《登山補給站》,

(<http://www.keepon.com.tw/UploadFile/FileData/7619/8/%7B0258461B-394D-488A-9B69-58745D00506E%7D.jpg>) , 2014.4.12 查閱。

作者不詳, 〈澎湖白沙吉貝港口遠眺台灣玉山〉, 《登山補給站》,

(<http://www.keepon.com.tw/UploadFile/FileData/692/8/%7BD6EA9C06-B2CF-4213-8822-3914039285C0%7D.jpg>) , 2014.4.12 查閱。

作者不詳, 〈與那國紀行一望鄉情懷〉, 《驛前通の測候所》

(<http://blog.ltn.com.tw/cwhung/archives/2008/03/>) , 2014.4.13 查閱。

利瑪竇(明), 〈坤輿萬國全圖(左)〉, Wikimedia Commons, (<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E5%9D%A4%E8%BC%BF%E8%90%AC%E5%9C%8B%E5%85%A8%E5%9C%96%EF%BC%88%E5%B7%A6%EF%BC%89.jpg>) , 2014.8.5 查閱。

閱。

著者不明(明), *The Selden Map of China*, Oxford Digital Library ,

(<http://treasures.bodleian.ox.ac.uk/The-Selden-Map>)

及(<http://seldenmap.bodleian.ox.ac.uk/map>)2014.8.4查閱。

本文作者黃樹仁老師為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專長於歷史社會學，本篇論文在《成大歷史學報》第五十號出版刊登之前，已於2016年1月18日凌晨因病辭世，本學報謹致上無比的感懷！

「望見流求」乙文，是黃老師2015年2月12日投稿本學報，歷經兩位外審委員審查通過後，本學報於2016年1月15日接受刊登。雖然最後通過刊登的喜悅，成為黃老師最後的祝福，但也希望本篇論文讓讀者更加深對臺灣的認識。謹誌

《成大歷史學報》編輯委員會

2016.6.30